

# 禮物與奧蹟



若望保祿二世 著 張希多 譯

# 禮物與奧蹟

若望保祿二世／原著

張希多／譯

房志榮、薛麗貞／校訂

STANISLAW SOBOLEWSKI／繪圖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 DONO E MISTERO

Nel 50° del mio sacerdozio

By Giovanni Paolo II

Translated by Zhang Xiduo

Copyright © 1996 by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00120 Città del Vaticano

Tel. (06) 698.85003 Fax (06) 698.84716 ISBN 88-209-2313-0

Chinese copyright © 1997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司鐸的團體建基於真實的聖事性手足之情，  
這為靈修與牧靈的培育形成首要的生活氛圍。

## ■ 目錄 ■

我所認識的本書作者	1
有關本書的幾句話	1
	2
	9
記憶猶新	2
	9
—	
起初……是奧蹟！	3
	4
聖召的最初跡象	3
	6
在亞格羅尼卡大學學習	3
	7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4
	1
現代話劇	4
	4

二

■ 決定進修院 5 0

■ 修生階段的假期 5 3

■ 亞當·斯特梵·薩皮阿樞機 5 5

三

■ 影響我聖召的因素 6 0

■ 家庭 6 1

■ 索爾韋工廠 6 2

■ 登布尼奇堂區：慈幼會士 6 4

■ 聖衣會的神父 6 5

■ 卡濟梅爾茲·菲格利維茲神父 6 6

- 「瑪利亞路線」 6 9
- 聖修士雅伯 7 5
- 戰爭的經驗 7 9
- 波蘭司鐸的犧牲 8 2
- 在戰爭的殘酷中所體驗到的美善 8 5

#### 四

- 司鐸！ 9 2
- 在司鐸的聖召中懷念一位弟兄 9 3
- 來吧，創造之神！ 9 4
- 地面 9 6
- 我的首祭 9 7
- 在天主的子民中 1 0 4

## 五

■ 羅馬 108

■ 「學習認識羅馬」 110

■ 牧靈的前景 111

■ 歐洲的遠景 113

■ 在移民們中間 114

■ 聖若望·瑪利·維亞納的形象 115

■ 衷心感謝 117

■ 重返波蘭 117

## 六

■ 涅哥維采：一個鄉間堂區 122



- 在克拉科夫的聖弗洛里亞諾堂區 1 2 6
- 學術工作 1 2 7

## 七

- 波蘭的教會，感謝你！ 1 3 2
- 克拉科夫的司鐸團 1 3 4
- 平信徒是一份禮物 1 3 5

## 八

- 司鐸是誰？ 1 4 2
- 令人驚訝的交易！ 1 4 3
- 司鐸與聖體 1 4 5
- 以基督位格 1 4 6

## 九

- 信德的奧蹟 1 4 8
- 基督，司祭及犧牲 1 5 0
  
- 作今天的司鐸 1 5 8
- 人類深切的期望 1 6 0
- 天主仁慈的施行人 1 6 1
- 與天主交往的人 1 6 2
- 被召成聖 1 6 3
- 照顧人靈 1 6 4
- 天主聖言的人 1 6 6
- 學術研究 1 6 8
- 與當代思想對話 1 6 9

十

■ 致鐸界的弟兄們 174

■ 眼中瞳人 175

■ 感謝天主 176

附錄

■ 向身爲司祭和犧牲的耶穌基督我等主禱文 180

## 我所認識的本書作者

### (一)

光啟文化決定刊行本書的中譯本，要我介紹本書作者。我確知，我不能稱職地對本書作者作一深入而完備的介紹，但是我很高興，有一個表達我對當今教宗一直欽仰而愛敬的機會。

讓我們先根據他的外在生活歷程，認識他的生平。

我們的教宗生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八日，在波蘭的瓦多維采。九歲時喪母，十三歲失去哥哥，剛過了廿歲又失掉了父親。一九三八年入大學讀語言

學，一年後，因德國佔領波蘭，大學關閉而輟學。在化學工廠作敲石工人。參加地下抗德復國活動，用文字及戲劇為工具。廿一歲前無意擔任聖職，卻也未曾考慮過婚姻生活。一心向學，志在從事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在戰爭慘酷經驗啓示下，發現司鐸聖召，一九四二年決心修道，入教區地下修院，繼續在工作掩護下，接受司鐸培育。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修院及大學教育恢復正常，我們的教宗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由克拉科夫總主教手中領受司鐸聖職，被派赴羅馬深造。深造期間，利用暑假，在法、比、荷三個國家，為波蘭僑胞提供牧靈服務。一九四八年考取神學博士學位後，束裝返國，擔任副本堂工作，直至一九五一年奉總主教命，進入學術界服務。先後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及教授資格後，被任命為教區大修院倫理神學及社會倫理學教授，一九五六年又被魯柏林大學禮聘為倫理學教授。以 Andrzej Jawien 筆名定期在兩份雜誌上發表詩作。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晉陞為克拉科夫總教區輔理主教，一九六二年參加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一九六四年出任該教區總主教，一九六七年被擢昇為樞機，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繼教宗若望保

祿一世出任天主教第二百六十四任教宗，取名若望保祿二世，乃一五二三年以還第一位非義大利人：

(二)

我們的教宗是一位學者，也當過工人。他是一位波蘭戰後著名而深受各方敬重的詩人，他也寫過戲劇，當過演員。他曾熱愛語言學，寫過不少散文；卻寫了更多有份量的哲學作品，並曾翻譯過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謝勒的主要作品。他是一位神學家，他也會給兒童、青少年講授教理；他曾任大專學生輔導，直到晉陞為教宗，從未中斷過大學教授工作。他是一位很好的運動員：划船、滑雪、爬山、游水他都喜好。他很喜愛牧靈工作，在聖職各級崗位上——副本堂、輔理主教、總主教、樞機主教——他都能善盡牧職。他把大學教授的工作也跟牧靈與福傳聖工整合在一齊；晉陞樞機之後，除了在羅馬聖座擔任各種部會的委員工作外，他曾擔任過一次教宗四旬期大退省的神師，一次世界主教會議的引言人，更曾出席過所有的世界主教會議。他也曾旅行

遍五大洲，去宣慰波蘭僑胞。

他人生旅途上的特色是：在他一生最初的歲月裡，天主用人間最大的痛苦磨練了他，使他失去了所有的至親。但同時也特別降福了他，使他特別重視親情和友愛，使他成了一位很會愛人，也很知恩的人。本書對此有很多的篇幅記敘，有心的讀者決不可能很快翻閱過去的。而最令我感動不已的是：在中學時期帶領他參加「活玫瑰經團」的那位裁縫；跟他一齊做工，掩護他，使他多讀書的那些工人；他對祖國傳統歷史文化以及波蘭教會歷史的特殊感恩；對其他的人物，也就不言而喻了。至於殘酷的戰爭；戰爭帶來的貧窮與屈辱；納粹與共產主義製造的非人後果；隨時有被這些掌權者逮捕送入集中營的焦慮與恐懼；以及他擔任主教職務時向共產政權的應戰與抗爭；都構成了他人生的特色。尤其使我們欽仰不置的，是他會利用這種種經驗，豐富他擔任聖職的生活，使他能更善盡司鐸的聖職。

(三)

還有一個教宗生命的特色，我們必須提出的，是他對聖母的特別孝愛，像一條金線貫穿了他整個一生。從喪母之日，父親帶他到本堂的萬應聖母像前，要他從此以聖母為他人間唯一的母親，教宗培育起他對聖母的親密母子關係。不僅波蘭教會特敬聖母的傳統造型了他，聖蒙福的《敬禮聖母的真諦》一書曾決定性地影響了他全部靈修生活。聖蒙福的書曾經在他做工的時候一直在他身邊，他隨時隨地翻閱，讀完一遍就從頭再讀；他曾自述，這本書使他的靈修更以基督為中心，也更有深度，可說是他靈修生活的轉捩點。陞主教時所選牧徽上的座右銘「全是妳的」便來自聖蒙福奉獻自己於聖母的奉獻經文。他無論寫什麼，講什麼，絕不會忘記提及聖母，求聖母代禱福佑。他無論在世界任何地方所做的牧靈之旅，必定去該處的聖母聖地朝聖。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最後一篇論聖母，教宗當年與波蘭與會代表的貢獻最大。他所頒佈的有關聖母的通諭及勸諭應當是教會最美好的聖母學作品。由於對聖母的透徹理解及真摯的孝愛，教宗也寫出了教會有史以來對婦女問題最好的文件。



(四)

明年將是教宗就職廿週年。我們理應對教宗在職期間所作的貢獻有深入的理解，使我們能更好接受他的領導，更有效從事傳播福音的工作。究竟是什麼因素使他給了我們那麼豐富的教誨和那樣多姿的牧靈與福傳行動呢？而這些多方面的偉大成就又如何找到一條一以貫之的整合線索呢？

我想到了教宗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廿二日就職典禮上所說的話：「你們不要怕！而要給基督開門，而且要大開門戶！給祂的救贖神能開放國家的界限，開放經濟制度、政治體制、廣大的文化領域、文明及發展等各種的設限。不要怕！基督知道人心中有什麼！只有祂了解！」教宗這話的深意是：要戰勝世界當前人類都有的恐懼。因為人不要天主，所以人走入了人生的窮巷，成為自己所造罪惡的奴隸。人怕別人，怕自己所造的一切，人最後也怕自己。教宗看準了這一點，也看出解救之道：使人認識基督，聽基督的聖言，接受基督的福音；並用清楚的言語說出基督聖言——基督福音帶給人的倫理實踐責任，以拯救人的生命，重整宇宙與人類社會的秩序。

他的十二道通諭，指給我們基督作為救世主的角色、使命；與救世主密切相契的天父、聖神與聖母；救世工程中的重點等等；他的其他文件隨時作補充性的闡述。他走出梵蒂岡，到世界各地作牧靈訪問，做基督正義仁愛的代言人。他與世界各種宗教領袖接觸。他不迴避與政治人物會晤，也不怕直言指出他們的錯謬，他不怕面對任何問題。他常以弱者、受污辱與被迫害者的保護人自居。他擴充了聖座為服務普世教會的機構，也使梵蒂岡教廷多年的財政短絀現象消除。他不只是青年人的教宗，他也是兒童與婦女的教宗。他恢復了五年一次主教述職的傳統，他每年聖週四寫信給天主的司鐸們。他利用世界主教會議與地區主教會議，以更有效地執行伯鐸繼任人的艱鉅任務。他的確什麼都不怕！他有堅定的信仰，他有屹立不搖的希望，他有熱烈的愛德。

而之所以如此，因為他信賴天主與聖母的福佑。他是個祈禱之人！他曾謙虛地向記者說明，他並沒有每天用八個小時祈禱。但是，我們知道：教宗是一個跟天主和聖母不斷在對話的人！他常說祈禱是天主的恩賜，是天主教

導的天人關係；但是我們也知道，他常馴順地生活在天主前，常常只求天主的榮耀，而把一切歸功於天主，只要你有機會接觸到他，你就一定能體驗到。

現在他正全力帶領我們，善度一九九七——九九九年「三年大敬禮」，以迎接「兩千年大禧年」。他要我們好好準備慶祝基督的誕辰，希望人類都能接觸到人類唯一的救主，也接受祂！

狄剛總主教

一九九七年二月於台北

## 有關本書的幾句話

這本小書字數不多，卻字字出自肺腑，感人至深。尤其是為同為鐸輩的我們這一小群人（全球天主教司鐸約五十萬人）真能說，句句珠璣，入木三分，有助於世界所有司鐸珍惜自己的聖召，日益精進於各自的福傳與牧靈工作。這一方面，狄總主教把本書的作者、「我們的教宗」豐富而多采多姿的一生，作了一個精簡扼要、並向未來開放的綜合報導，這是本書中文譯本的一大特色。我們慶幸中國教會有人深切了解教宗的內心。在他晉鐸五十週年的「回憶錄」中，逐步讀出教宗的心愈來愈反映基督的心、聖母的心，這為

迎接聖言降生為人的第三個千年是多麼好的一本小參考書！

中譯本的另一特色是多了三張彩照，這一安排是想多少反映一點教宗對中國，或更好說，對中華民族的關懷。我們多次聽說教宗每天為中國祈禱，但並未多見他面對炎黃子孫的神態，這裡便有三個鏡頭可供比照。由時間的先後來解說，第一幀是一九八六年三月初萬民福音部部長董高樞機召集了一次中國問題研討會。在羅馬傳大開完會，最後一天早晨十數位與會者被邀與教宗共祭，然後在小堂外的客廳一一召見。照片上除與教宗握手的筆者外，尚見朱勵德及蘇樂康二位神父。第二幀是狄剛總主教於一九九六年六月二日，在教宗冊封董文學為聖人的列品大典後與教宗的合照，能給中國首位殉道聖人列品是教宗引以為榮的。第三幀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初，教宗與普世晉鐸五十週年的一千六百多位司鐸代表共同在羅馬慶祝中，特別挑選了台灣去的劉照民神父為亞洲代表，與其他四大洲的代表由教宗手中領取白色祭衣領帶，領帶上繡著金色十字架、教宗的徽章和晉鐸金慶年代。

至於本書的譯成中文和校訂過程也不無曲折。首先得感謝梵蒂岡電台華

語節目部主任施省三神父申請到中文版權，並請張希多先生翻譯。施神父希望《禮物與奧蹟》一書能於去歲聖誕節出版，但光啓同仁認為，先須校訂，方可付印。光啓編輯室的薛麗貞修女根據英譯文修改，筆者則參照義大利原文澄清了一些作者的原意。如今能在聖週的司鐸日出版，倒是一樁美事，值得為此衷心稱謝上主。如有更多時間，本可使譯文更為完善，但能有目前的成果，也算差強人意了。

《禮物與奧蹟》這一書名是全書的適當綱領和撮要，不但內容上如此，也說出了作者教宗心中的深切感受，甚至進一步更說出天人交往的基本模式。鐸職是一份貴重的禮物，教宗那樣豐富的經驗和體驗固然如此，每位司鐸所領受的鐸職也復如此，這是書中不時透露的訊息，其相應的感情是無盡的感恩。奧蹟則把我們帶入天主的計劃和人的合作中，每位司鐸的經歷各不相同，但總不免在這既可懼又可愛的奧蹟前感到無限的訝異而驚嘆：我怎麼走到了這裡！本書第八章把這奧蹟說成信德的奧蹟，也就是聖體的奧蹟，天主與人同在的奧蹟。有天主與我們同在，就可聽懂教宗在他就任之初即向我們傳達

的訊息：不要害怕！我們願與他懷著這同一心情走向第廿一世紀。

房志榮神父

一九九七年二月於輔大神學院



一九八六年三月，  
教宗召見房志榮〈左起〉、朱勵德及蘇樂康三位  
神父。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日，  
董文學列品大典後，教宗與狄總主教攝於聖伯鐸  
大殿前廣場。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七日，  
教宗與晉鐸金慶亞洲代表劉照民神父，攝於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



## 記憶猶新

為慶祝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頒佈三十週年，去年秋天（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教廷聖職部在梵蒂岡舉辦了一次歡樂的聚會，對這次聚會，我至今記憶猶新。在那喜樂的氣氛中，許多位司鐸談到了他們的聖召，我也作了自己的見證。我覺得，在天主的子民前，司鐸們彼此這樣鼓勵扶持，似乎是一件美好並且值得做的事。

我在那個場合講的話引起了廣泛的回應。之後，各界都要求我在我晉鐸金慶時，更廣泛地談一下我的聖召這個主題。

坦白地說，這一建議最初曾引起我可以理解的猶豫。後來，由於看到這是伯鐸職務所應盡的服務之一，便接受了這個邀請。吉安·弗蘭克·斯維傑爾考斯基博士（Dr. Franco Svidercoschi）所提的一系列問題，使我自由地沉浸在回憶的海洋中，而無意提供文件式的敘述。

雖然如此，這裡所敘述的那些外在的事情，卻涉及我心靈深處最內在的經驗。再次追憶它們，首先是為了感謝天主。「我要永遠歌頌上主的仁慈」。我把此書獻給各位司鐸及天主的子民，作為愛的證據。

—





獻聖母於主堂堂區教堂

瓦多維采

起初……是奧蹟！

難道這就是我聖召的歷史嗎？只有天主知道。就最深層面而言，每位司鐸的聖召都是一個大奧蹟，一個無限地超越人的禮物。我們每位司鐸都在自己的一生中清晰地經歷它。面對這巨大的禮物，我們感到自己是多麼不配！

聖召是天主揀選的奧秘：「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長存的果實。」（若十五16）。「誰



也不得自己擅取這尊位，而應蒙天主召選，如亞郎一樣。」（希五4）。「我還沒有在母胎內形成你以前，我已認識了你，在你還沒有出離母胎以前，我已祝聖了你。」（耶一5）。這些啓示的話，不能不深深地震撼每位司鐸的靈魂。

爲此，每當我們在不同的場合（例如晉鐸週年紀念）談到神職，並爲之作見證時，應抱著非常謙遜的態度，意識到天主「以聖召召叫了我們，並不是按照我們的行爲，而是按照祂的決意和恩寵」（弟後一9）。同時我們也會感到，人的言語不足以道盡神職本身所蘊含的奧秘。

我覺得這個前言是不可或缺的，因爲它可使讀者以正確的方式去理解我所敘述的走向神職的歷程。

## 聖召的最初跡象

克拉科夫（Cracow）的大主教亞當·斯特梵·薩皮阿樞機（Prince Adam Stefan Sapieha）前來參觀瓦多維采（Wadowice）堂區時，我正在上中學。我的宗教課老師愛德華·察赫爾神父（Fr. Edward Zacher）選派我向大主教致歡迎詞。那是我第一次有機會面對這樣一位受大家敬仰的人物。在我講完話之後，主教問我的宗教老師，我高中畢業後想選哪個系。察赫爾神父回答道：「他想學習波蘭語言及文學」，主教大概回答了一句：「可惜他沒有選神學」。

那個時期，雖然我周圍有很多人覺得我應當進修道院，但司鐸聖召在我的生活中還不成熟。也許有人會猜想，如果一個具有如此明顯宗教傾向的青年不進修道院的話，那可能是由於愛情或其它愛好的緣故。實際上，我在學校有許多女同學，在我忙於校園戲劇時，

與年輕男女同學接觸的機會很多。問題並不在此。那時，我對文學，尤其是戲劇文學和戲劇表演特別偏愛。引我進入戲劇之門的，是我後來的波蘭語老師米奇斯瓦夫·考特拉爾茲科（*Mieczysław Kotlarczyk*），他是一位真正的業餘戲劇創作的先驅，對自己的戲劇創作抱有很大的雄心。

## 在亞格羅尼卡大學學習

一九三八年五月，高中畢業後，我考上了亞格羅尼卡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學習波蘭語言及文學。我和父親從瓦多維采搬到了克拉科夫，我們住在登布尼奇地區（*Debniki district*）的蒂涅卡街十號，房子是我母親的一位親戚的。我開始在亞格羅尼卡大學的哲學系學習波蘭語言及文學，但我只完成了第一年的學業，



進入蒂涅卡街十號住所的階梯

克拉科夫

因爲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談到學習，我想強調一下，我之所以選擇學習波蘭語言及文學，是出於我對文學的偏愛。從第一年，我就被語言本身吸引了。我們學習現代波蘭語的描寫語法，以及語言的發展史，特別著重於古老的斯拉夫語系。這把我引入了嶄新的領域，使我認識語言本身的奧秘。

語言，在進入舞台藝術之前，已經在人類的神修體驗中，扮演重要的基本角色；最終，這語言之奧秘將領我們回歸天主本身那不可測的奧秘。在文學和語言的學習中，我欣賞語言的力量，不可避免地，我被引進聖言的奧秘中，即我們每天在三鐘經所誦唸的那聖言的奧秘：「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一 14）。後來我才理解到，學習波蘭語言及文學，實際上是在爲我的另一種興趣和學習打基礎，使我準備好自己面對哲學及神學課程。

##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現在我們再回到一九三九年的九月一日。戰爭的爆發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生命進程。實際上，亞格羅尼卡大學的教授們曾試圖照常開始新的學年，但課程只勉強維持到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六日。那天，德國官員召集所有的教授開會，並把那些受人尊敬的學者送進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營而結束了會議。就這樣，結束了我一生中學習波蘭語言及文學的階段，開始了德國佔領時期。在那期間，我先努力多讀多寫。也正是在那個時期，我的第一批文學作品寫成。

爲了逃避被遣送到德國去作苦工，一九四〇年秋天，我開始在索爾韋化學工廠（*Solvay chemical plant*）所屬的採石場作採石工。工廠位於扎克左維克（*Zakrzówek*），離我登布尼奇的家有半小時

的路程，每天我都步行上班。關於採石工作，我後來寫了一首詩，許多年後再讀這首詩，仍能使我體會那段特別的經驗：

聽，那節奏一致的錘聲，如此響亮，  
我置身工人中間，體驗那陣陣敲擊的力量。

聽，電流鑿切那滾滾群石。

日復一日，這思緒在我內醞釀：

工作的偉大蘊含在人的內心。

（〈採石〉一；素材，1）

有一次，在引爆炸藥時，有一個工人被炸起的岩石砸死。那時，我正好在場，這事深深地震撼了我：



人們抬起那屍體，默默地列隊前行，  
死者的身上還散發著勞累和不平……

（〈採石〉四；紀念一位工友，2—3）

採石場的負責人都是波蘭人，他們盡量不讓我們這些學生幹重活。比如，他們讓我做一位「引爆者」的助手，他名叫弗朗西斯·拉布斯（*Franciszek Labus*）。我之所以記得他的名字，是因為他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卡羅爾（*Karol*），你應該作神父，你有一副好嗓子，一定會唱得很好……」他就以這極樸實的話，表達了當時社會上一般人對於神父的普遍看法。這位老工人所說的話，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裡。

## 現代話劇

那個時期，我仍與那由米奇斯瓦夫·考特拉爾茲科開創，並繼續在暗中活動的現代話劇保持接觸。為幫助這一事業，我讓考特拉爾茲科和他的妻子索菲亞（*Sofia*）住在我家，他們是從瓦多維采來到屬於「統管區」（*Governatorato Generale*）的克拉科夫的。我每天去採石場做工，而考特拉爾茲科開始時當電車司機，後來在辦公室任職。與他們住在一起，我們不僅能夠繼續討論戲劇，而且也試著作些實際的演出。那是非常簡單的話劇，佈景和裝飾都被縮減到最低程度，工作重點則集中在詩文的朗誦上。

表演是在一小組熟人及一些被邀請來的人面前進行的，這些被邀請來的人對文學有特別的興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們是「行家」。保持這類戲劇聚會的秘密性是必要的，否則就有被佔領當局

嚴厲懲罰的危險，甚至可能被送進集中營。我承認，雖然後來我意識到我真正的聖召不在於此，這段演戲的經驗仍在我的心靈上留下很深的印象。

二



J.B. 1596

亞格羅尼卡大學的學院宿舍

克拉科夫

## 決定進修院

一九四二年的秋天，我終於決定進入處於秘密運作狀態的克拉科夫修道院。院長若望·皮沃瓦爾茲克神父（Fr. Jan Piwowarczyk）接納了我。對此事，我極度守密，即使對最親近的人也不例外。我開始在亞格羅尼卡大學的地下神學院研讀，但同時，我仍繼續在索爾韋工廠做工。

在佔領期間，大主教一直將修院秘密地安置在他的寓所內，這

對教師和修生來講，時刻會招致德國當局的嚴厲鎮壓。我從一九四四年九月開始，住在這所不尋常的修院裡，與受人敬愛的大主教生活在一起；在那裡，我與我的伙伴們一直住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即解放日那天，更確切地說，是那夜。實際上，紅軍是在那天夜裡進入克拉科夫市郊的。德國軍隊在撤退時，炸毀了登布尼奇大橋。我仍然記得那可怕的巨響，響聲將主教府的所有窗戶玻璃震得粉碎。當時我們和總主教正在小聖堂裡舉行禮儀，第二天，我們趕緊修理這些破損。

不過，我還要把話題拉回解放日以前的漫長歲月。如前所述，我和其他一些青年住在主教府中。從一開始總主教就介紹一位年輕的神父作我們的神師，他就是斯塔尼斯勞·斯莫倫斯基神父（Fr. Stanisław Smoleński）。他於羅馬得到博士學位，是位有很深內修的人，現在他是克拉科夫的輔理主教，已退休了。斯莫倫斯基神父



負責為我們的領受鐸品作有系統的準備。我們的院長卡濟梅爾茲·克羅薩克神父（*Fr. Kazimierz Kłosak*），從前曾當過監牧。他在魯汶（*Louvain*）完成了學業，並擔任我們的哲學教授，他的刻苦和善良讓我們欽佩、讚頌不已。他直接對主教負責修院的事務，而我們這些地下修生便直接屬他管轄。一九四五年暑假後，來自瓦多維采，戰前就已成為修院神師的卡羅爾·科茲洛夫斯基神父（*Fr. Karol Kozłowski*）接替了若望·皮沃瓦爾茲克神父的院長職務，科茲洛夫斯基神父幾乎為修院奉獻了他的一生。

我的修院培育是這樣完成的。前兩年，我一邊工作，一邊在秘密的狀態下完成哲學課程。之後的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我在亞格羅尼卡大學的課業日益繁重起來，雖然戰後的第一學年大學課程仍然很不齊全。到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這一學年，一切便恢復正常了。在神學院我有幸接觸到一些卓越的教授，像倫理神學教授瓦

迪斯瓦夫·威克神父 (Fr. Władysław Wicher)，以及爲我介紹神學中的科學方法論的信理神學教授依納爵·洛茲斯基神父 (Fr. Ignacy Różycki)。今天，我由衷地感激我所有的神長、神師和教授們，是他們在修院生活中培育了我。上主，請祢酬報他們的努力和犧牲！

第五年開始時，總主教決定送我到羅馬完成學業。就這樣，我先於我的伙伴們，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領受鐸品。那年，我們修生的人數不太多，總共七個人，現在還有三位健在。人少也有人的好處，這使我們能加深彼此的了解，並建立深厚的友情。從某方面看，由於人少，我們也與那些在秘密學習期間或暫短的大學公開學習階段中的神長和教授們，建立了親密的關係。

## 修生階段的假期

進修道院後，我找到一種新的度假方式。總主教把我派到克拉科夫附近的拉奇布羅維采堂區（*parish of Raciborowice*），這裡的本堂約瑟夫·亞羅茲神父（*Fr. Józef Jamróz*）以及堂區助理司鐸們，成爲我這個地地下年輕修生的終生朋友，我一直對他們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我特別記得弗朗西斯·西蒙內克神父（*Fr. Franciszek Szymonek*），在後來的史達林主義恐怖時期，恐怖當局爲了威脅克拉科夫教會，竟然將他逮捕、審訊，並處以死刑。所幸，不久後他便獲得緩刑。我也記得亞當·比拉神父（*Fr. Adam Biela*），他是我在瓦多維采唸中學時的學長。藉著這些年輕司鐸的幫助，我才能熟識這整個堂區的基督徒生活。

不久之後，在拉奇布羅維采堂區的邊茲采村莊（*village of Bienczyce*）附近，有一個名叫諾瓦·胡達（*Nowa Huta*）的大社區興起。在一九四四及一九四五年戰後，我在那裡度過了許多假日。

我經常流連於拉奇布羅維采的古老教堂中，這座教堂的歷史可追溯到若望·德魯考茲（*Jan Dhugosz*）的時代。我也常在墓園中徘徊沉思，久久不去。我將課堂上所用的書籍：附有註釋的聖多瑪斯的一系列著作，帶到了拉奇布羅維采。可以說，那時我正從一個偉大的神學傳統的「核心」研讀神學。同時，我開始寫一篇有關聖十字若望的論文。以後，當大學重新開放時，我在克拉科夫大學教授依納爵·洛茲斯基神父的指導下，繼續寫這論文。最後，在加里古·拉格朗熱神父（*Fr. Garrigou Lagrange*）的指導下，我在天神大學（*Angelicum*）完成這作品。

亞當·斯特梵·薩皮阿樞機

在走向神職的整個培育過程中，卓越的首都總主教，即後來的亞當·斯特梵·薩皮阿樞機，對我們的影響極大，我心中對他充滿敬愛及感激之情。在修院重新開放前的那段過渡時期，我們就住在他的寓所內，每天都見到他；因此，對我們的影響力漸漸加增。這位克拉科夫的首都總主教在戰後立即被授以樞機高位，雖然那時他已老邁。所有的人都把這項任命，看作是對這位在德國佔領期間，成功地為祖國爭光，並明確地彰顯自身尊嚴的偉大人物，所立的功勳的一項應得的承認。

我記得，當總主教領受了樞機帽從羅馬回來時，是三月的某一天，正值四旬期。學生們將他的汽車抬起，走了好長一段路，直到市場廣場上的聖母升天大殿前。人們就是以這種方式來表達他們心中那股被這項任命所激起的宗教和愛國的情懷。

三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童年故居

瓦多維采



## 影響我聖召的因素

我已經廣泛地談了我在修院中的經驗，因為無疑地，它在我的司鐸培育過程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然而，更完整地看，我清楚地發現，還有許多其他的環境和個人對我產生過積極的影響；正是藉著他們，天主讓我聽到了祂的聲音。

## 家庭

從某種意義而言，我在修院接受神職準備之前，在家庭中，父母已經以其生活榜樣爲我提供了初步的準備。首先要感謝的就是我那位過早失去妻子的父親。母親去世時我才九歲，還未開聖體。因此，雖然母親對我的宗教教育的貢獻一定很大，但我對此卻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母親去世不久，哥哥也過世了，家中只剩下我和父親；他是位極虔誠的教徒，我看到他每天過著簡樸的生活。父親以前是職業軍人，母親去世後，他過著一種經常祈禱的生活。我曾經在半夜醒來，看到父親正跪著祈禱，就像他常常在教堂中跪著祈禱那樣。雖然我們之間從沒有談過司鐸的聖召，但就某方面來說，他的表樣是我的第一個修院，是一所家庭修院。

## 索爾韋工廠

少年時期之後，博雷克法雷奇（*Borek Fałęcki*）碳酸氫鹽工廠的採石場和淨水廠成了我的修院。它不像是瓦多維采家中那樣的備修院。對我生命的那時刻而言，這工廠是一所真正的修院，雖然是隱秘的。我是在一九四〇年九月開始當採石工人的，一年後我轉到了淨水廠，我的最終決定也就是在那幾年中日趨成熟的。一九四二年秋天，在索爾韋做工的同時，我以波蘭語言及文學的舊生的身分，開始在地下修院學習。當時我並未體認到這段生活經驗的重要性。後來，我當了神父，到羅馬學習，比利時公學的同伴們讓我認識了有關工人神父、天主教職工青年運動（*JOC*）的問題，那時我才真正地理解到，與勞動世界的接觸對西方教會和神職界來說，是何等重要。幸好我已經有這方面的生活經驗了。

實際上，我的經驗是「工人修生」的經驗，而非「工人神父」的經驗。在勞動中，我知道勞動工作意謂著什麼。我每天都與從事粗活的人在一起，很了解這些人的生活環境、家庭、興趣、人性價值和尊嚴。我親身感受到他們對我的善意。他們知道我是學生，也知道一旦環境允許，我將重操學業。他們從未因這個緣故而對我懷有敵意，也從未對我帶書上班表示過反感。他們對我說：「你儘管讀書，我們會替你放哨！」尤其是值夜班時，他們經常對我說：「你休息吧，我們會提高警覺的。」

我與許多工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有時他們會請我到他們的家中作客。後來，我以神父和主教的身分為他們的兒孫付洗，為他們的婚禮祝福，並主持過他們中許多人的葬禮。這使我看到他們內在那深邃、祥和的宗教情懷以及生命的大智慧！即使在德國的佔領結束之後，我仍與以上這些人保持密切的連絡，直至我被選為羅馬的

主教爲止。至今，我仍與他們中的一些人藉書信保持連繫。

## 登布尼奇堂區：慈幼會士

在此，我還要再回顧一下進修院前的那個時期。我不能不提一個特別的地方，在那裡有一個人，我從他那裡得到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這個地方就是我的堂區，位於克拉科夫的登布尼奇，它是奉獻於聖達義·葛思佳（*Saint Stanislaus Kostka*）的。教堂由慈幼會的神父管理。有一天，他們全部被納粹送進了集中營，被拘禁在達毫（*Dachau*），只留下了一位老神父和省區的一位視察員。我確信，在我聖召的培育過程中，慈幼會的神父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在這堂區，有一位與眾不同的人，他就是若望·泰拉諾夫斯基（*Jan Tyranowski*）。他的職業是職員，卻選擇了在父親的裁縫店

中工作。他說當裁縫使他易於發展內在生活。他是位內修極深的人。在那困難時期，慈幼會的神父們以極大的勇氣更新他們對青年的牧靈工作。神父們委派若望·泰拉諾夫斯基一項任務，要他建構一個所謂的「活玫瑰經團」，而與年輕人接觸。他將此任務付諸實行，但他不讓自己局限在組織工作上，他還關注所遇到的青年們的神修培育。就這樣，我學會了自我培育的基本方法，後來，這些方法在修道院的教育過程中得到了證實和發展。若望·泰拉諾夫斯基以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的著作為自己神修培育的基礎，他也幫助我讀這二位聖人的作品，雖然這樣的作品並不是我這種年紀的人常閱讀的。

## 聖衣會的神父

我曾對聖衣會的神修精神懷有濃厚的興趣。在克拉科夫的拉科夫斯卡街（*Rakowicka Street*）有一所跣足聖衣會神父（*Discalced Carmelite Fathers*）的修院。我常去神父們那裡，也會在痛苦之母良神父（*Fr. Leonard of Our Lady of Sorrows*）的引領下，與神父們一起作避靜。

有一段時間，我甚至考慮加入聖衣會。但亞當·斯特梵·薩皮阿樞機爲我解決了這個疑惑，他簡短地對我說：「應該先把你已經開始的事做完」。

## 卡濟梅爾茲·菲格利維茲神父

那幾年，我的聽告解神父和神師是卡濟梅爾茲·菲格利維茲神父（*Fr. Kazimierz Figlewicz*）。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瓦多維采上中

學一年級的時候，那時他是瓦多維采堂區的助理司鐸，教我們宗教課。多虧他的引導，我愈來愈接近堂區，我當了輔祭，並負責組織輔祭班。當他離開瓦多維采，去到座落在瓦維爾舊皇家城堡（*Old Royal Castle of Wawel*）的克拉科夫主教座堂後，我仍與他保持連繫。我還記得在中學五年級時，他邀請我去克拉科夫參加聖週三下午開始的三日祈禱，那次經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畢業後，我和父親遷居到克拉科夫，這使我與卡濟梅爾茲·菲格利維茲神父的交往變得更加密切了。他那時是主教座堂的副本堂，我常找他辦告解；在德國佔領期間，我也經常去拜訪他。

我永遠不會忘記一九三九年的九月一日，那天是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五。我到主教座堂去辦告解，堂裡卻空無一人，也許那是我最後一次自由地進入那座大堂，因為隨後它就被關閉了。瓦維爾皇家城堡變成納粹的漢·弗蘭克將軍（*Nazi Governor-General Hans*



Frank) 的總部。卡濟梅爾茲·菲格利維茲神父是唯一仍能做彌撒的神父。在德國警察的監視下，他每星期可以兩次在關閉的主教座堂舉行彌撒。在那段困難的時期，以下這一切爲他更具清晰深遠的意義：主教座堂、王室的陵墓、聖斯塔尼斯勞主教和殉道者 (St. Stanislaus, Bishop and Martyr) 的祭壇。他常常教誨我要熱愛這座後來成爲我的主教座堂的大殿。直到去世，他一直忠實地守護著這教會和民族的特殊祭壇。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我被祝聖爲神父。第二天，在主教座堂的聖良地下陵墓 (Crypt of St. Leonard)，我舉行了第一台彌撒，當時卡濟梅爾茲·菲格利維茲神父就在我身旁指導。這位虔敬的神父已去世好幾年了。只有天主能回報他爲我所作的一切好事。

## 「瑪利亞路線」

談起我司鐸聖召的來源，自然不能忽略「瑪利亞路線」。敬禮天主之母的傳統，來自我的家庭和瓦多維采堂區。我記得在教堂的側面有一個小聖堂，這小堂就是獻給永恆救援之母的。每天上課前，或下午放學後，總是有許多同學到那裡去向童貞聖母祈禱。

另外，在瓦多維采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座聖衣會的修院，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聖拉菲爾·卡利諾夫斯基（*St. Raphael Kalinowski*）時期。城中有很多居民經常到那裡去祈求，這一敬禮從加爾默羅聖母聖衣的廣為流傳，便可見一斑。我也得到一件聖衣，那時我大概十歲，直到今日我仍帶著它。人們去聖衣會也是爲了辦告解。就這樣，從童年、少年，直到中學，堂區以及聖母聖衣會慢慢培養了我對聖母的熱誠。

當我在克拉科夫的登布尼奇時，在慈幼會的堂區中我參加了「活玫瑰經團」。在堂區，還有一種對進教之佑聖母的特殊敬禮。當我的司鐸聖召正在形成的時期，在若望·泰拉諾夫斯基的影響下（這我已經在上文提及了），我對敬禮天主之母的理解方式有了改變。過去，我已確信瑪利亞引導我們走向基督，但在那個階段，我開始懂得基督也引導我們走向瑪利亞。曾有一段時期，我對聖母的敬禮有所疑惑，因為我認為，對瑪利亞的過度敬禮會危害對基督該有的至高崇敬。聖葛利寧·蒙福（*St. Louis Marie Grignon de Montfort*）的一本名為《敬禮聖母的真諦》（*Treatise of True Devotion to the Blessed Virgin*）的著作幫助了我，解答了我的疑問。瑪利亞真的帶領我們更接近基督，因為如果我們按她在基督內的奧蹟去生活，那麼她必把我們引向基督。雖然聖蒙福的論述可能稍微受到它那辭藻過於華麗的風格的影響，但書中所蘊含的基本神學真理卻是不容置

疑的。作者是位著名的神學家，他的聖母學思想源於天主三位一體的奧蹟以及天主聖言降生成人的真理。

於是我明瞭教會爲什麼每日三次誦唸三鐘經，也理解下面這段禱文的關鍵意義：「上主的天使向瑪利亞報喜，她因聖神受孕……我是上主的婢女，請照祢的話，在我身上完成……天主聖言降生成人，居住在我們中間……」這些話多麼有力！它們表達出人類歷史中最重大事件的最深邃核心。

下面我解釋一下全是妳的（*Totus Tuus*）的出處。這個片語源自聖蒙福，是信靠天主之母這個句子的縮寫。完整的句子是這樣：我全是妳的，我所有的一切都屬於妳，我把妳當作我的一切，請把妳的心給我，瑪利亞。

就這樣，得益於聖蒙福，我開始以嶄新的觀點去發掘虔敬聖母的無窮寶藏。例如，從小我就聽人們在本堂的聖堂裡唱「童貞瑪利



卡爾瓦利亞·則布羅茲多夫斯卡

聖母朝聖地的教堂

亞無原罪始胎的日課經」，但直到後來我才真正體會到它們在神學和聖經中的豐富內涵。大眾化的民歌也是如此，例如波蘭的聖誕歌和在四旬期所唱的凸顯出與痛苦之母的心靈對話的基督受難哀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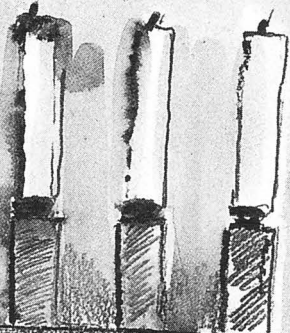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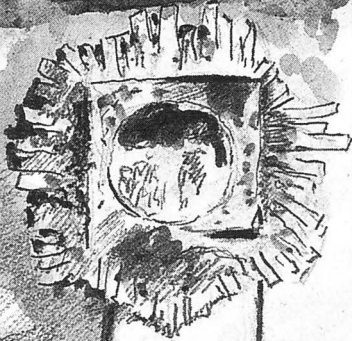
以上這些神修經驗是構成我祈禱與靜觀的旅程的基本要素，而這祈禱與靜觀的旅程引領我逐步走向鐸職，並繼續在我日後生命的所有事件上引導我。從兒時起，尤其是後來成爲司鐸和主教，我常常到卡爾瓦利亞·則布羅茲多夫斯卡（*Kalwaria Zebrzydowska*）朝聖。卡爾瓦利亞是克拉科夫總教區重要的聖母朝聖地。我經常獨自一人沿小路步行到那裡去，在祈禱中，我把教會的各種問題獻給上主，特別是在奮力對付共產主義的困難時期更是如此。回顧過去，我理解到所有的事情都是休戚相關的：今天如同昨天，我們被同一奧蹟的強光照射著。

## 聖修士雅伯

有時我自問，聖修士雅伯對我的聖召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他的名字叫亞當·赫梅洛夫斯基（Adam Chmielowski），並不是神父，但所有波蘭人都知道他是誰。在我熱衷於戲劇和藝術的那個時期，這位因參加一八六四年的「一月起義」而失去一條腿的勇士，深深地啓發了我。雅伯修士曾是一名畫家，在慕尼黑學過畫。他遺留下的藝術作品顯示出他出眾的藝術才華。後來，他放棄了藝術的道路，因為他理解到天主召叫他去做更重要的事。當他獲悉，位於克拉考夫斯卡大街（Krakowska St.），被稱爲「取暖所」的公用宿舍是克拉科夫貧苦人聚集的地方之後，便決定成爲他們中的一員，不是做一個施捨者，從上面發送禮物，而是獻出自身爲窮人服務。

這啓發人心的自我犧牲榜樣吸引了眾多的追隨者。在雅伯修士





雅伯修女會的教堂中，聖修士雅伯所繪的「請看斯人」

克拉科夫

身邊聚集了許多人，兩個致力於為窮人服務的修會於是誕生。這一切都是在本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發生的。

雅伯修士於一九一六年聖誕節去世，未見到波蘭獨立的日期。雖然修士已去世，但他的志業將隨著亞西西的聖方濟及聖十字若望的足跡繼續下去，成為波蘭代代相傳的徹底福音理想主義的表達。

在波蘭的神修歷史中，聖修士雅伯佔有特殊的地位。對我來說，他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在最終選擇了司鐸聖召，而遠離藝術、文學和戲劇的過程中，我在他身上找到了特別的精神和榜樣。在教宗任內，我最大的喜樂之一就是將這位克拉科夫身穿灰色長袍的卑微修士，列入聖品。首先，在一九八三年波蘭之行期間，我在布羅涅·克拉考夫斯基（*Bronie Krakowskie*）將他封為真福；之後，又在值得紀念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羅馬將他列入聖品。許多波蘭作家以他們的文學作品頌揚雅伯修士永垂不朽的形象。在眾多的藝術

作品、小說、劇本中，值得一提的是康斯坦蒂·米哈爾斯基神父（*Fr. Konstanty Michalski*）為這位聖人所寫的專論。當我在克拉科夫的聖弗洛里亞諾教堂（*St. Florian's Church*）擔任助理司鐸時，我也為他寫了一部戲劇，劇名是「我們天主的修士」。我就以這種方式償還我對他感恩之情的債。

## 戰爭的經驗

如前所述，我司鐸聖召的最終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佔領期間。這只是巧合，或者在我內與外在所發展的歷史事件之間有一更深的關連？這問題很難回答。當然，在天主的計劃中，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發生的。只能說，戰爭的悲劇對我的逐步選擇聖召的過程是有影響的，它幫助我從新的角度領悟聖召的價值和重要性。

面對惡勢力的蔓延和戰爭的暴行，我對神職的意義和它在世界上的任務，認識得更加清晰了。

戰爭的爆發使我遠離了學業和大學。在那期間我失去了父親，他是我身邊最後的一位近親。客觀而言，所有這一切使得我愈來愈遠離原先的計劃；就某方面而言，我的人性和如被人從它所成長的土地上連根拔起。

但這並不只是一個消極的過程，實際上，一道前所未有的光開始照亮我的良心：上主願意我成爲一名司鐸。有一天，我非常清晰地體會到這召喚，就如一內在的光，它帶來另一種召喚的喜悅和確信，這了悟使我的內心充滿了極大的平安。

這一切發生時，在克拉科夫我的四週、在波蘭、在歐洲、在全世界，都滿佈著恐怖事件。我所直接體驗到的，只不過是我的同胞從一九三九年以來所體驗到的的一小部分而已。我特別想到瓦多維

采那些與我一起畢業的同齡人以及我親密的朋友們，其中有些是猶太人。他們中有少數人在一九三八年就開始服兵役。好像第一個死於戰場的是班上最年輕的一位。之後，我籠統地得知其他人的大致消息，他們或死於不同的前線，或死在集中營裡，或在圖布魯格（Tobruk）和蒙特卡西諾（Montecassino）戰役中陣亡，或被遣送到蘇聯的俄羅斯和哈薩克。我先是慢慢地知道這些消息，然後，一九四八年我們一班在瓦多維采的畢業十年的聚會上，我才較完整地得知這些事情。

在那殘酷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算是非常幸運的了。每天我都有可能被人從家中、從採石場、從工廠中逮捕，並送進集中營。有時我自問：爲什麼這麼多同齡人都失去了生命，而我卻沒有呢？現在我知道這不是偶然的。在那勢不可擋的戰爭邪惡之中，我生命中的一切都指向聖召所構成的善。我不能忘記在那困難時期人

們對我的善意，無論是我的家人、同事或相識的友人，他們都是天主在我的道路上所安排的。

## 波蘭司鐸的犧牲

這裡要說的，是我聖召獨特而重要的另一面。在波蘭被蘇聯和德國東西分治的時期，有許多波蘭神職人員被逮捕並送進了集中營。單在達豪（*Dachau*）就有約三千人被關進了集中營。當時還有一些其他的集中營，例如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戰後第一位列聖品的司鐸聖瑪西米利亞諾·瑪利·柯爾貝（*St. Maximilian Maria Kolbe*）——涅波卡拉諾（*Niepokalanów*）的方濟會士——就是在那裡為基督獻身的。在達豪被監禁的還有弗沃茨瓦維克（*Włocławek*）的主教米哈烏·科扎爾（*Michał Kozal*），我懷著喜

樂的心情於一九八七年在華沙 (Warsaw) 將他列入真福品。戰後，一些曾在集中營中受監禁的司鐸被晉升為主教。至今，卡濟梅爾茲·邁丹斯基總主教、亞當·科茲洛夫斯基總主教 (Archbishops Kazimierz Majdański and Adam Kozłowiecki)，以及依納爵·熱茲主教 (Bishop Ignacy Jez) 仍然在世，他們是達豪死亡集中營的最後三位主教證人，他們很清楚那經驗在許多司鐸的生命中意謂著什麼。為使畫面完整，也應該加上當時在集中營之中遭受同樣命運的德國司鐸。我有幸將他們中的一些人列入真福品：先是慕尼黑的魯伯特·邁耶神父 (Fr. Rupert Mayer)；然後，在最近的德國牧靈訪問期間，又將柏林主教座堂的本堂伯恩哈特·利西滕伯格蒙席 (Monsignor Bernhard Lichtenberg) 和明斯特 (Münster) 教區的卡爾·萊斯納神父 (Fr. Karl Leisner) 列為真福。最後這位神父是於一九四四年在集中營內領受鐸品的，晉鐸後他只舉行了一次彌撒聖



祭。

我們應該特別紀念在西伯利亞的集中營和蘇聯其他地區殉道的司鐸們。在眾多被關押的人中，我記起塔德烏什·費奧多羅維奇神父（*Fr. Tadeusz Fedorowicz*），他在波蘭很著名，是一位讓我受惠良多的神修導師。費奧多羅維奇神父，這位雷奧總教區（*Archdiocese of Lwow*）的年輕司鐸，自願向總主教請求去陪伴一隊被流放到東方的波蘭人；特瓦多夫斯基總主教（*Archbishop Twardowski*）同意了他的請求，他就這樣在那些被流放到蘇聯，特別是哈薩克的同胞中展開了他的司鐸職務。最近，他在一本有趣的書中描述了這些悲劇性的事件。

當然，我在這裡所提及的有關集中營的事，只不過代表我們這個世紀的一部分悲劇性的「末日啓示」（*apocalypse*）而已。我所以提出此事，爲的是要強調，我的鐸職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是由無

數我同時代人的偉大犧牲所促成的。在天主上智的安排下，我免受這些最艱苦的經驗，但這更加重了我對那些知名或更多不知名人士的負債感。正是這些不分國籍和語言的人，以他們在歷史大祭台上的犧牲，促成了我司鐸聖召的實現。就某種意義而言，是他們將我引上了這條道路，他們藉自己的犧牲，爲我彰顯出基督鐸職的最深刻及最基本真諦。

## 在戰爭的殘酷中所體驗到的美善

前面我曾說過，在戰爭的困難歲月中，我從人們那裡接受了很多的善意照顧。在佔領期間我認識了許多家庭，其中我特別記得一家。我和猶利烏斯·基德林斯基（*Juliusz Kydryński*）先在採石場一起工作，後來又一起在索爾韋的工廠工作。我們都被分派在學生

工人組，小組中還包括了沃依切赫·茹克羅夫斯基（*Wojciech Żukrowski*）、沃依切絲的弟弟安東尼（*Antoni Żukrowski*），以及維斯瓦夫·卡奇瑪其科（*Wiesław Kaczmarczyk*）。戰爭開始前，我和猶利烏斯·基德林斯基一起學習第一年的波蘭語文及文學。戰爭使我們之間的友誼更加親密了。我認識他的母親，她是一位寡婦，我與他的弟弟妹妹也很熟。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當我失去父親時，猶利烏斯·基德林斯基一家給我許多關懷和照顧。我非常清晰地記得那一天：下班回家後，發現父親已經去世了。當時，猶利烏斯·基德林斯基一家人對我的情誼，是我極大的安慰。之後，友誼擴展至其他的家庭，特別是住在克雄奇亞約瑟法街（*Księcia Józefa St.*）的斯克斯基（*Szkochi*）一家人。得力於住在他家的亞德維加·萊瓦耶太太（*Mrs. Jadwiga Lewaj*）的幫助，我開始學習法文。斯克斯基先生的大女兒名叫索菲亞·波茲尼亞克（*Zofia Poźniak*）；她

的丈夫被關在集中營，她曾邀請我們參加在她家舉行的音樂會。就這樣，那由詩歌和音樂所散發出的美麗光輝照亮了黑暗的戰爭時期及被佔領階段。以上這些都是我決定進入修院之前所發生的事。

四



總  
主  
教  
府  
大  
門

克  
拉  
科  
夫

## 司鐸！

我的晉鐸禮被安排在不尋常的一天：十一月一日，莊嚴隆重的諸聖節。那天，聖教會的禮儀完全放在慶祝諸聖共融的奧蹟上，同時也準備紀念已亡的信友。總主教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是因為我那時即將赴羅馬繼續求學。晉鐸禮是在克拉科夫總主教的私人小聖堂中舉行的，領受鐸品的只有我一個人。我的同伴們則是在次年的聖枝主日晉鐸的。



在這之前的十月，我領受了副執事和執事。那是專心祈禱的一個月，藉著神業的加強，我為自己的領受聖秩聖事作準備：在領受副執事之前做了六天的避靜，之後，又在領受執事和鐸品之前，分別做了三天和六天的避靜。最後這六天的避靜，是我單獨在修院小堂中進行的。諸聖節那天，我一大早就到了座落在弗朗希斯坎斯卡街（*Franciszkańska St.*）三號的總主教寓所，去領受鐸品。有一小群親戚和朋友參加了我的晉鐸典禮。

### 在司鐸聖召中懷念一位弟兄

如前所述，我的晉鐸禮是在克拉科夫總主教的私人小聖堂中舉行的。我記得在佔領期間，早晨我經常去那裡為總主教當輔祭。我也記得，有一段時間與我同去的還有另一位地下修生，名叫耶日·

扎庫塔 (Jerzy Zachuta)。有一天，他沒有來，彌撒後我去了他家，他家就在登布尼奇附近的盧德維諾 (Ludwinów)；那時我才知道他在夜裡被蓋世太保抓走了。不久之後，他的名字出現在即將被槍決的波蘭人的名單上。在這所我們經常見面的小堂裡晉鐸，不能不使我記起這位我鐸職聖召中的弟兄，基督已經以另一種方式使他與祂的死亡和復活的奧蹟結合。

來吧，創造之神！

我還記得，在那所小聖堂中，在來吧，創造之神和諸聖禱文的歌聲中，我伸展雙臂，以十字形匍匐在地，等待領受覆手禮。那是非常感人的經驗！後來，我曾以主教和教宗的身分多次主持這一典禮。在晉鐸禮中，領受鐸品者匍匐於地的場面給人深刻的印象，那

是他們對天主的尊威完全順服的象徵，也是他們對那即將降臨在他們身上並祝聖他們的聖神的行動完全開放的表示。

懇求創造之神降臨，眷顧爾信者之靈魂，以爾天上聖寵神恩，充滿爾所造者之心。如同在彌撒聖祭中，聖神將餅酒的本質變化為基督的體血一樣，在聖秩聖事中，聖神祝聖了司鐸或主教。授予聖秩聖事的主教，是這神聖奧蹟的人性的施予者。覆手禮則是沿襲初期教會所用的一種手勢，這手勢的意思是：為某一特定的使命，天主賜予聖神（參閱宗六6，八17，十三3）。聖保祿曾對門徒弟茂德行過覆手禮（參閱弟後一6，弟前四14），這一手勢一直保留在教會中（參閱弟前五22），被視為天主聖神親臨於聖秩聖事中的有效標記。

## 地面

即將領受聖秩聖事的人，全身匍匐在地並將前額貼在聖堂的地面上，以顯示他完全願意實行那託付給他的職務。這一禮儀深深地刻在我的神職生活中。多年之後，當大公會議剛剛開幕時，在聖伯鐸大殿中，我再次記起晉鐸的那一刻，便寫了一首詩。在此，我願摘錄其中的片段：

伯鐸，你是地面，人們走在你上面……

無論走向何方，他們讓你引領步伐……

你願支撐人們的步伐，像岩石支撐羊蹄的滴答。

岩石也是大殿的地面，而十字架是牧草。

（教會：牧人與泉源。聖伯鐸大殿，一九六二年秋，

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大理石地面〉）

以上這些詩句是對伯鐸寫的，也是對鐸職的整個事實而寫的；我試著要彰顯匍匐於地這一禮儀的深刻意義。在人領受鐸品前，他以十字形匍匐於地，如同伯鐸般，在自己的生命中迎接基督的十字架，並且爲了弟兄和姊妹，與宗徒一起成爲「地面」，就在這時，他找到司鐸神修的終極意義。

## 我的首祭

我是在諸聖節晉鐸的，所以我的首祭是在追思已亡，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舉行的。那天，每位司鐸可以爲信友做三台彌撒；



MARIUS

EIP

07 1996

瓦維爾、主教座堂、聖地下墓穴

克拉科夫

因此，可以說，我舉行了三台「首祭」。那真是感人的經驗。這三台彌撒是在克拉科夫的瓦維爾主教座堂的聖良地下墓穴舉行的，聖良地下墓穴也就是所謂的赫爾曼主教座位（*episcopal cathedral of Herman*）的正面部分。實際上，這地下墓穴是皇家地下大陵墓的一部分。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舉行我的首台彌撒，爲的是要表達我與安息在這主教座堂中的人之間的那份心靈上的連繫。就其本身的歷史而言，瓦維爾主教座堂是一座無與倫比的紀念物，比任何一座波蘭教堂更充滿歷史及神學意義。大堂中安息著從瓦迪斯瓦夫·洛基德克（*Wladyslaw Lokietek*）以來的波蘭國王，這些國王在此加冕，也在此安眠。每位前來參觀這座大堂的人，都能發現自己沈浸在這民族的歷史中。

正是爲此，我才選擇在聖良地下墓穴舉行我的首祭；我願強調我與波蘭歷史——瓦維爾山丘是這歷史的象徵——之間特殊的心靈



連繫。不僅如此，我的這個選擇還具有一種特殊的神學意義。我是在這一天之前的諸聖節領受鐸品的，那是教會以禮儀來表達諸聖共融這一真理的日子。而那些在信仰中接受了基督的逾越奧蹟的諸位聖人，現在正在等待最後的復活。

所有安息在瓦維爾主教座堂的墳墓中的人，也同樣在等待復活。仿佛整座大堂都在回應宗徒信經的話：「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這信仰的真理也照亮了民族的歷史。所有這些人都是「偉人」，他們引領這民族在時代中前進。他們中不只有君王及其家屬、主教和樞機，也有詩人和偉大的語言學家，他們對我的基督信仰及愛國情操的培育產生過很大影響。

參加瓦維爾山丘上我的首祭的人很少，我記得在場的人中有我的代母，也就是我的大姨媽瑪利亞·瓦德羅夫斯卡（*Maria Wiadrowska*）。擔任輔祭的是米奇斯瓦夫·瑪林斯基（*Mieczysław*



瓦維爾主教座堂中的波蘭王后聖埃德維格 (St. Hedwig) 祭台

克拉科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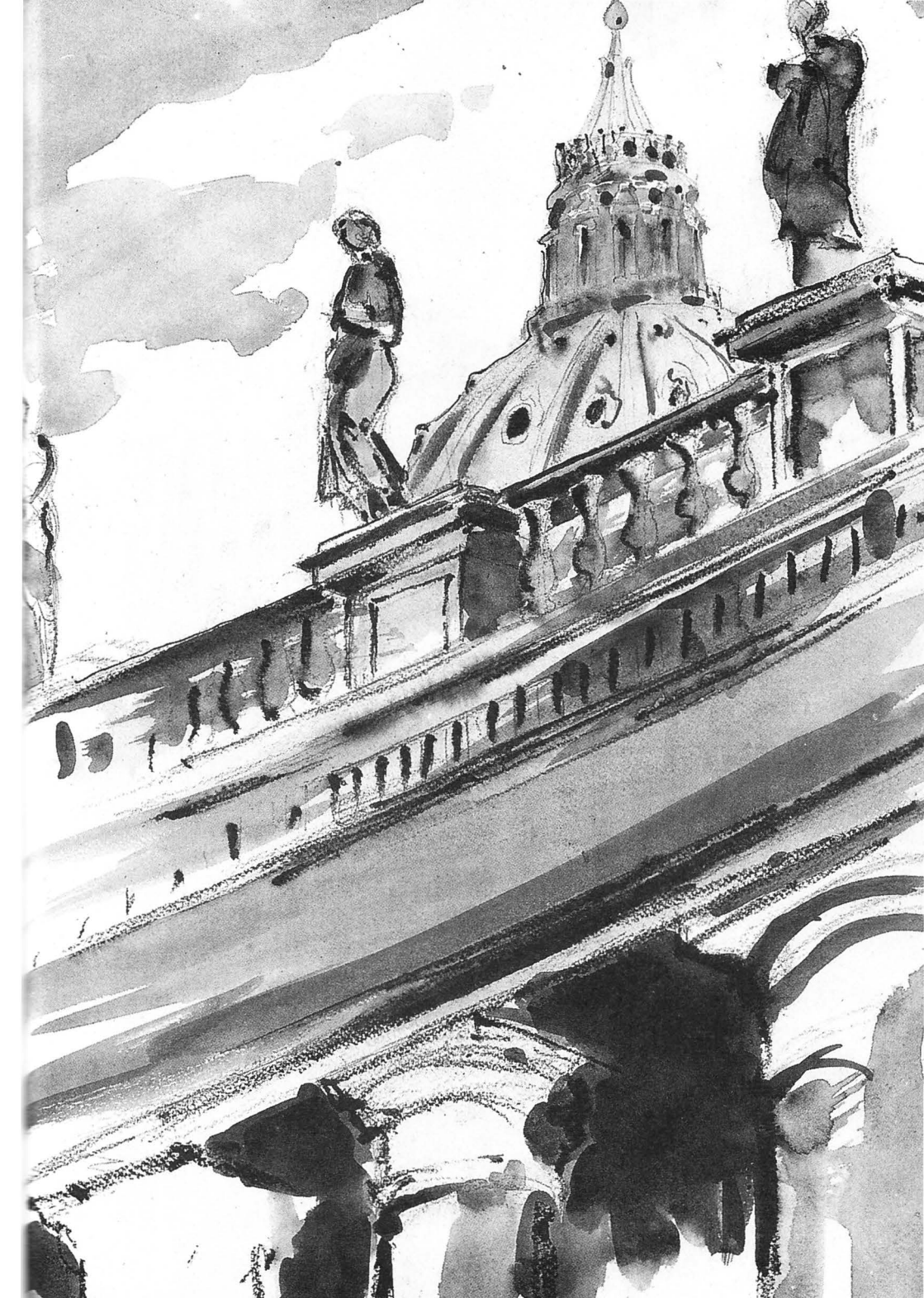
Malinski)，他使那時已身患重病的若望·泰拉諾夫斯基的格調和  
人品臨現於我們中間。

在以後擔任司鐸和主教的歲月中，我經常懷著感動的心去到聖  
良地下墓穴。在晉鐸五十年之際，我多麼渴望能在那裡舉行一台彌  
撒聖祭啊！

## 在天主的子民中

之後，我又在登布尼奇的聖達義·葛思佳教堂舉行其他的「首  
祭」。第二個主日，我在瓦多維采的獻聖母於主堂教堂獻了彌撒。  
我還在瓦維爾主教座堂的聖斯塔尼斯勞祭台，為我的劇團朋友，以  
及佔領期間我所加入的一個名叫「合一」的地下組織，舉行一台彌  
撒。

五



貝尼尼柱廊 (Bernini colonnade) 及聖伯鐸大殿的圓頂

羅馬

## 羅馬

十一月過得很快，出發去羅馬的時候到了。當啓程的日子到來時，我興奮地登上了火車。與我同行的還有一位比我年輕的同事，名叫斯塔尼斯勞·斯塔羅夫斯基（Stanisław Starowieyski），他要在羅馬完成全部神學課程。這是我第一次跨出祖國的邊界，車窗外是那些我以前在地理書本上所認識的城市。我第一次見到了布拉格（Prague）、諾丁堡（Nuremberg）、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



巴黎；我們在巴黎下車，住在「愛爾蘭街」的波蘭修院。由於時間緊迫，所以在那裡只稍作停留，十一月底我們到達了羅馬。在此，我們受到了柏洛諦傳教會的神父們（*Pallotine Fathers*）的款待。我記得我們到達後的第一個主日，我和斯塔尼斯勞·斯塔羅夫斯基去聖伯鐸大殿參加教宗主持的一個列真福品的莊嚴慶典。我從遠處看到了坐在御轎上的教宗庇護十二世。那個時期，教宗只參與向新真福誦經祈禱的儀式，至於禮儀本身則是由一位樞機在早上舉行的。這個傳統從一九七一年十月起，在瑪西米利亞諾·瑪利·科爾貝的列真福品典禮上，開始有所改變，教宗保祿六世親自主持了這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殉道的波蘭神父的列品典禮。當時，我也很榮幸地參加了那台由維新斯基樞機（*Cardinal Stefan Wyszyński*）和波蘭主教們共祭的彌撒。

## 「學習認識羅馬」

一九四六年我開始認識羅馬這座永恆之城，我永遠不會忘記初為「羅馬人」的感受。我在天神大學註冊了兩年的博士課程，神學系的主任是後來成為教宗御用神學家和樞機的道明會恰皮神父（Fr. Mario Luigi Ciappi, O.P.）。

克拉科夫修院的院長卡羅爾·科茲洛夫斯基神父曾多次對我說，對於那些有幸能到基督信仰的首都來深造的人而言，在學習之外更重要的是「學習羅馬本身」（畢竟，在別處也照樣能得到神學博士學位！）。我盡力遵行他的建議。懷著拜訪永恆之城的強烈渴望，我抵達了羅馬，從地下墓穴開始探訪。我住在比利時公學，我和那裡的朋友們在熟知該城文物和歷史的嚮導的帶領下，開始有系統地探索羅馬。在聖誕節和復活節的假期，我們便去意大利的其他城市

參觀。記得第一次假期，我們在丹麥作家約根森（Jørgensen）所寫的一本書的指引下，去尋找與聖方濟生平有關的地點。

在我們的經驗中，羅馬一直佔有中心的位置。每天我從奎里納萊大街廿六號的比利時公學去天神大學上課，途中在奎里納萊的耶穌會聖安德堂停留片刻，堂裡存放著聖達義·葛思佳的聖髑。這位聖人曾住在隔壁的初學院中，並在那里結束了生命。我記得那時也有許多德國公學的修生來參觀聖人的陵墓，這從他們那富有特色的紅袍就能認出來。在這基督教會的中心，在聖人們的光照中，各民族也在此相遇了；這似乎在那曾給我們留下如此深的創傷的悲劇性戰爭之外，預示一個再也不分裂的世界。

## 牧靈的前景

我的鐸職、我的神學及牧靈培育，從一開始便是我羅馬經驗的一部分。兩年的學業於一九四八年結束，我獲得了博士學位；這段時間也是我努力「學習羅馬」的時期。在這教會之都的生活中，比利時公學為我鐸職的日益深固做了很大貢獻。實際上，它使我接觸到某些當時正在教會內發展的使徒革新工作。在此，我特別記起與天主教職工青年運動（JOC）的創始人若瑟加爾登神父（Fr. Jozef Cardijn）相遇的經驗，他後來成為樞機主教。他時常來公學與我們這些學生司鐸相會，並對我們談勞力工作在人性經驗上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我已藉著在索爾韋的採石場和淨水廠的工作，對此做了準備。但是，在羅馬，我更深刻地理解到鐸職與牧靈職務、平信徒傳教工作是息息相關的。在鐸職服務與平信徒的傳教工作之間存在著一種密切的關連，更恰當地說，是一種相互性的關連；對這些牧靈問題的審思，使我日益發現神職本身的意義和價值。

## 歐洲的遠景

藉著與比利時、法國和荷蘭的直接接觸，我在比利時公學的經驗得以擴展。經薩皮阿樞機的同意，一九四七年的暑假，我和斯塔尼斯勞·斯塔羅夫斯基神父得以走訪以上這些國家，這為我展開了更廣闊的歐洲遠景。在巴黎，我住在波蘭修院中。在此，我接觸到戈丹和達尼埃爾兩位神父（*Frs. Henri Godin and Yvan Daniel*）在《傳教區法國？》一書中，所提出的工人神父的問題；我也接觸到巴黎郊區的牧靈工作，特別是米紹諾神父（*Fr. Michonneau*）所負責的堂區的牧靈工作。這些經驗為我前兩年的神職生活，是相當重要的。

得益於我的朋友們，尤其是已故的阿爾弗雷德·德爾梅神父

(Fr. Alfred Delmé) 的父母的幫助，我與斯塔尼斯勞·斯塔羅夫斯基神父能夠在荷蘭逗留了十天。這國家的教會及牧靈工作充滿生機，其活躍的組織及活力充沛的教會團體，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就是這樣從各種不同的、互補的角度，更深入地認識了西歐：戰後的歐洲，一方面有著雄偉哥德式大教堂的歐洲，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正在不斷地遭受世俗化威脅的歐洲。我了解這一切對教會所提出的挑戰，也知道教會需要藉著各種更廣泛地與平信徒合作的新牧靈方式，來面對這即將來臨的危險。

## 在移民們中間

我暑假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比利時度過的。九月，我在夏爾雷魯阿 (Charleroi) 附近的礦工中，擔任波蘭天主教堂區的指導，獲得

豐富的經驗。這是我第一次參觀煤礦，親眼目睹了礦工們工作的繁重。我也走訪了波蘭移民的家庭，與他們交談，與青年和兒童相聚。就像在索爾韋一樣，我在這裡也經常感受到人們對我的善意與溫情。

## 聖若望·瑪利·維亞納的形象

在從比利時返回羅馬的路上，我有幸在亞爾斯（Als）停留，那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基督普世君王節。我懷著極誠摯的心參觀了聖若望·瑪利·維亞納曾經聽告解、講要理、證道的古老小教堂。對於我，那是一次難忘的經驗。從當修生時起，特羅許蒙席（*Monsignor Trochu*）所寫的傳記中的那位亞爾斯本堂神父就感動了我。聖若望·瑪利·維亞納令人驚異之處，是從他有限的人性上所顯示出的聖寵的力量，特別是他在告解聖事上的非凡服務更深深

地感動了我。這位謙遜的神父每天聽告解超過十個小時，吃得很少，只休息幾個小時；在一個困難的歷史時期，他在法國及其他地方引起了一場神修革命。成千的人來到亞爾斯，跪在他的告解亭前。在十九世紀那反教會和反教權的背景下，他的見證的確是一革命性事件。

自從與這位有聖德的人物相遇後，我便確信司鐸是透過告解聖事，透過自願成爲「告解亭的囚犯」，來實現他的基本使命的。在涅哥維采（Niegowic）我的第一個本堂、在克拉科夫，每每在聽告解時，我記起這次難忘的經驗。不論是在克拉科夫從事教學工作期間，那時我主要是在聖母升天大殿聽告解，或是現在在羅馬，每年的聖週五我只是象徵性地在聖伯鐸大殿聽告解，我都盡可能與告解聖事保持連繫。



## 衷心感謝

在結束這些思考之前，我要對羅馬的比利時公學的成員們，對當時的神長和同伴（他們中許多人已經去世了）表示衷心的感謝，特別要感謝後來成爲樞機的校長馬克西米利安·德·菲爾斯滕貝格神父（*Fr. Maximilien de Furstenberg*）。我怎能忘記在一九七八年教宗選舉會中，德·菲爾斯滕貝格樞機對我所說的那句意義深長的話：主在這裡，祂叫你呢？這像他比利時公學院長身分在我神職的培育上所扮演角色的一次微妙而神秘的完成。

## 重返波蘭

一九四八年七月初，我在天神大學完成博士論文答辯，便立即踏上了返回波蘭的旅程。如前所述，在居留永恆之城的那兩年中，我已努力地「學習」了羅馬：地下墓穴的羅馬，殉道者的羅馬，聖伯鐸和聖保祿的羅馬，信仰精修者的羅馬。我經常激動地回憶起那些歲月。我帶回去的，不僅有神學教育的增長，而且也有鞏固了的鐸職和對教會看法的加深。那靠近宗徒們的墳墓的密集學習階段從任何角度來說，都給了我很大的益處。

關於那決定性的經驗，我當然還能補充許多其他的細節。但一言以蔽之，就是羅馬為我早期的鐸職生活增添了歐洲和普世的幅度。我懷著司鐸使命的普世性意識從羅馬返回克拉科夫，司鐸的普世性使命正是梵二大公會議特別在〈教會憲章〉（*Lumen Gentium*）所正式表達的。不僅主教，每位司鐸都應該關心整個教會，都應該感到對整個教會負有責任。

六



聖母升天堂區教堂

涅哥維采

## 涅哥維采：一個鄉間堂區

我一回到克拉科夫，就從主教公署接到了第一項「任務」，也可稱它為實習。雖然當時總主教在羅馬，但他留下了書面的指示。我欣然接受了這項指派，馬上詢問如何去涅哥維采，並計畫在指定的日子到達。我先乘公共汽車從克拉科夫到了格多夫（Gdów），再從那裡搭乘一位農民的馬車前往瑪爾佐采（Marszowice）鄉間。我從很遠就辨認出涅哥維采的教堂，依照那位農民的建議，我由一

條田間小路向那裡步行前進。那時正值收割的季節，在我穿過的田地中，一部分農作物已收割了，剩下的仍隨著風翻騰不已。終於到了涅哥維采堂區，我雙膝跪下親吻地面，這個動作是我從聖若望·瑪利·維亞納那裡學來的。我在堂中拜過聖體後，就去見本堂司鐸卡濟米爾茲·布扎拉蒙席（*Monsignor Kazimierz Buzala*）。這位涅波沃米采（*Niepolomice*）的教長和涅哥維采的本堂熱情地迎接了我。簡短的交談之後，他帶我去看給我準備的住所。

就這樣，我在我的第一個堂區開始牧靈工作。在為時一年的工作中，我履行副本堂的職責，並教授宗教課。我負責涅哥維采堂區的五所鄉間小學，馬車是我的交通工具。我還記得那些熱情的老師和堂區信友。那些班級的差異相當大，有的很文雅安靜，有的則非常活潑。直到今天，我仍會偶然記起當我在四旬期中講到基督受難時，學生們專心靜聽的情景。





聖弗洛里亞諾堂區教堂

克拉科夫

在那段時間，涅哥維采堂區正準備慶祝堂區主任司鐸晉鐸五十週年。由於古舊的教堂已不能應付牧靈上的需要，教友們便決定建築一座新的教堂，將它作為祝賀的最好禮物。可惜，我被過早地從那美好的團體中抽調了出來。

## 在克拉科夫的聖弗洛里亞諾堂區

一年後，我被調到了克拉科夫的聖弗洛里亞諾（*St. Florian*）堂區。主任司鐸塔德烏什·庫羅夫斯基蒙席（*Monsignor Tadeusz Kurowski*）把高中生的要理講授，以及大學生的牧靈關懷工作委托給我。當時，克拉科夫的大學牧靈中心設在聖安娜教堂，但隨著新科系的加增，顯出有必要建立一個新的中心，於是，它被設在聖弗洛里亞諾堂區。我開始在那裡對年輕的大學生發表演說，每星期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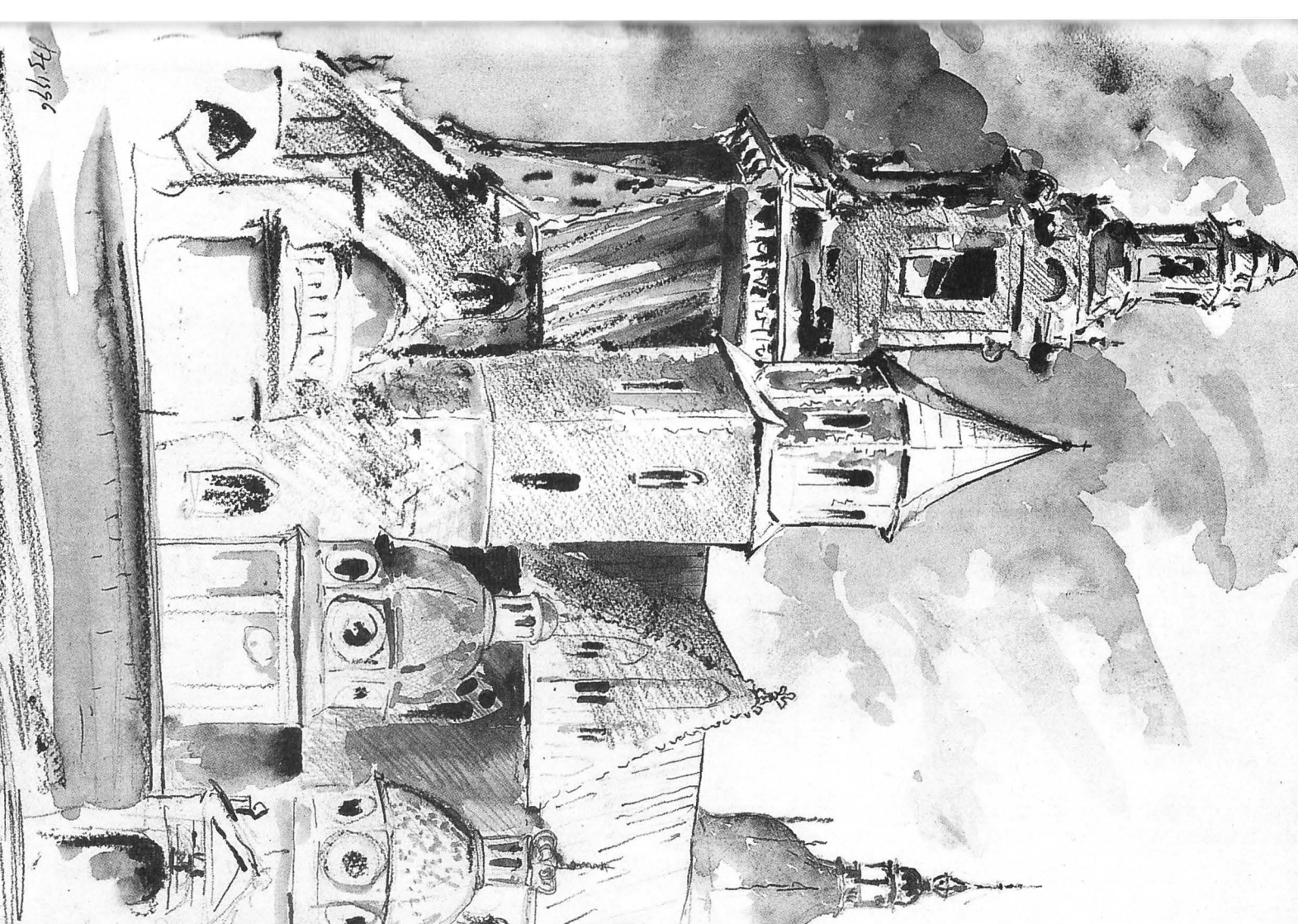
和他們談論有關天主的存在和人類靈魂在神修上的本然傾向等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共產政權所推動的是好鬥的無神論。

## 學術工作

在聖弗洛里亞諾堂區工作兩年後，一九五一年的假期，克拉科夫總主教薩皮阿樞機的繼任人歐根紐什·巴濟亞克總主教（Archbishop Eugeniusz Baziak）指派我從事學術工作，以獲取講授倫理學和倫理神學的資格。這意謂我將不再有那麼多時間從事我所重視的牧靈工作了。從那時起，我就下定決心，不使自己因致力於神哲學的研究，而「忘記」自己是一位司鐸，相反，它應幫助我成爲更稱職的司鐸。

七

13-1996



瓦維爾  
主教座堂

克拉科夫

## 波蘭的教會，感謝你！

在這晉鐸五十年的見證中，我不能不對整個波蘭教會表示由衷的感謝，我的鐸職是在它內誕生並成熟的。它是一個具有千年忠信傳統的教會，是一個在歷史中孕育了許多聖人和真福的教會；其主保是：阿德伯特（Adalbert）與斯塔尼斯勞，他們二位是主教同時也是殉道聖人。它是一個與本國的人民和文化連繫緊密的教會，一個一直幫助和保護人民的教會，特別在其歷史的悲劇時期更是如此。

它也是一個在本世紀經歷了嚴峻考驗的教會，爲了生存不得不與兩個極權體制進行悲劇性的鬥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納粹意識形態進行搏鬥，接著，在戰後的數十年中，與共產獨裁及其好戰的無神主義搏鬥。

由於主教、神父和無數教友的犧牲，也由於「因主而堅強的」波蘭大家庭，波蘭教會得以戰勝這雙重考驗。我不能不提及戰爭時期克拉科夫總主教亞當·斯特梵·薩皮阿樞機那堅毅的風範，以及戰後時期天主僕人斯特梵·維辛斯基樞機的形象。波蘭教會是一個維護人的尊嚴和人的基本權利的教會；是一個勇敢地爲信友爭取信仰權利的教會；是一個儘管遇到了重重困難和阻礙，而仍充滿活力的教會。

在這種濃厚的精神氣氛中，我的司鐸和主教使命逐漸形成。在我們這世紀裡，不幸出現了兩個極權體制：一方面，是帶來恐怖的



戰爭及集中營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是帶來高壓及恐怖統治的共產主義。可以說，我是從內部認識它們的。這就很容易理解我對每個人的尊嚴、每個人的權利——首先是生存的權利——的深切關懷。這種關注在我的鐸職初期就已形成，以後日益增強。同樣，也不難理解我對家庭和青年的關懷。總之，這一切關懷交織在我心中，而它們是那些悲劇性的經驗所造成的結果。

## 克拉科夫的司鐸團

在這晉鐸五十年之際，我特別把思路轉向克拉科夫教會的司鐸團，我曾經以司鐸的身分作為其中一員，然後，以總主教的身分成為其首領。在我的眼前浮現出許多位著名的本堂和副本堂神父，要逐位提及他們，可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完的。不論以前或現在，他們

中的許多人都與我建立了真摯的友誼，他們的聖德和傳教熱忱給了我很大的勉勵。無疑，他們對我的鐸職有極深遠的影響，從他們身上我學習到，實際作一位牧者有何意義。

我深信教區的司鐸團在每位司鐸的生活中，都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司鐸的團體建基於真實的聖事性手足之情（*Sacramental Fraternity*）。這為靈修及牧靈的培育形成首要的生活氛圍。這是司鐸不可缺少的。它幫助司鐸在聖德中成長，並在困難時成爲他穩固的靠山。在晉鐸金慶之際，我怎能不向那些在我神職的道路上做了很多貢獻的克拉科夫總教區的司鐸們表示我的謝意呢？

## 平信徒是一份禮物

這些日子，我也想到那些上主讓我在司鐸和主教的使命中所遇到的所有平信徒。他們爲我是獨特的禮物，我每天不斷地感謝天主教上智的照顧。他們是如此的眾多，以致不能一一列出他們的名字，但我卻在心中記著他們每一個人，因爲他們都爲我鐸職的實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爲我指引了道路，幫助我更理解我的使命，並徹底把它活出來。是的，我一直認爲經常與平信徒接觸是很有益的，我從中學到了很多很多。他們中有樸實的工人、致力於文化和藝術的人，以及偉大的學者。因著與他們的接觸，我們之間有了深摯的友誼，而大部分的友誼保持至今。由於他們的幫助，我的牧靈事業才得以發展壯大，我得以越過障礙，深入某些難以達到的領域。

實際上，我一直意識到教會迫切需要平信徒來從傳教事業。當梵二大公會議談到平信徒在教會和世界的聖召及使命時，我不能不

感到極大的喜樂，因為大公會議所教導的，正回應了從鐸職初期就已指導我行動的那些信念。

八



3 1996

總主教府小聖堂的祭台

克拉科夫

## 司鐸是誰？

在這篇見證中，我深覺除了追憶人和事以外，不能不進一步凝視，並似乎要探索五十年來一直伴隨著我並籠罩著我的奧蹟。

作一位司鐸，意謂什麼？根據聖保祿的看法，司鐸特別是天主奧秘的管理人：「這樣說來，人當以我們為基督的服務員和天主奧秘的管理人。說到管理人，要求於他的，就是要他表現忠信。」（格前四 1—2）。「管理人」這個稱號不能被其他的名詞所代替。它



深深地植根於福音中：大家一定記得福音中那忠信和不忠信管家的比喻（參閱路十二41—48）。管理者不是所有者，但主人既將他的財物託付給他，他應以公義和責任感來管理。同樣，司鐸從基督那裡接受了救恩的寶藏，他便要盡責地把這些信仰寶藏傳送給那些他被派去照顧的人。因此，司鐸是天主聖言的人，是聖事的人，是「信德的奧蹟」的人。藉著信德，他接進那由天主聖子的救世工程所構成的無形寶藏。任何人都不可自視為這些寶藏的「所有者」，我們都是它們的接受者。但基督所立的司鐸負有保管它們的責任。

## 令人驚訝的交易！

司鐸聖召是一個奧秘，一個「美妙交換」的奧秘，是天主與人之間令人驚訝的交易。一個人將他的人性獻給基督，讓基督把他當

作救恩的工具，使他有如另一個基督。如果不領悟這「交換」的奧秘，就不會理解怎麼可能一位青年在聽到「跟隨我！」這句話後，竟然會為基督捨棄一切，堅信在這條路上他的人性能得到完全的實現。

世界上，人性的最大實現莫過於能每天以「基督位格」重現救贖之祭，即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同一祭獻。在這祭獻內，一方面，天主聖三的奧蹟以最深邃的方式臨在，另一方面，整個受造界都「和諧一致」（參閱弗 1-10）。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以美妙的詞句說，感恩禮的慶祝也是為了「在整個地球的祭台上奉獻世界的工作與痛苦。」因此，彌撒後謝恩時，我們誦唸舊約三位青年的讚歌：上主的一切化工，請讚美上主。實際上，一切有形與無形的受造物，特別是人類，都在聖體內稱頌天主為造物主和聖父，都以天主子耶穌基督的話語及行動讚美天主。

## 司鐸與聖體

「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及明達的人，而啓示了給小孩子……除了父，沒有人認識子是誰；除了子及子所願啓示的人外，也沒有人認識父是誰。」（路十21—22）。路加福音的這些話，把我們領進基督奧蹟的核心，使我們得以接近聖體的奧秘。在聖體內，聖子——與聖父同性同體的一位，也是只有父才認識的一位——爲了人類及所有受造物，自作犧牲獻於聖父。在聖體內，基督將一切源於聖父的還給聖父；這樣，便實現了一個深邃的受造物對造物主表示公義的奧秘。人應把一切榮耀歸於他的造主，以感恩和讚美的行動，把自己所接受到的一切奉獻給祂。人絕對不能忽略這公義的義務，因爲在世界上的各種實體中，

只有那按照天主自己的肖相及相同性而被創造的人類，才能明認並償還這義務。但是，人是受造的，其有限性及有罪的境況，使得他無法向創造主履行這公義的行爲；除非基督自己——與聖父同性同體的一位，同時也是真正的人——先給我們祂的聖體。

鐸職，就其最深的事實而言，也就是**基督的司祭職**。是基督將自己的血肉作爲犧牲，奉獻給天主聖父，祂以這犧牲使所有人類，也間接地使所有受造物在天主聖父的眼前成爲正義的。透過每天所慶祝的感恩禮，司鐸進入這奧秘的核心。爲此，對他來說，舉行感恩祭不能不是他每天最重要的時刻及生活的中心。

## 以基督位格

「奉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這句彌撒中頌謝詞的結語把我們帶回聖枝主日那動人的事件。基督去耶路撒冷，是爲了面對聖週五那流血的祭獻，但在前一天的最後晚餐中，祂建立了聖體聖事。祂祝聖餅和酒，說：「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爲你們而犧牲：：：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爲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這是怎樣的一種「紀念」？我們知道，這個名詞所具有的深遠涵意，遠超過對歷史事件的簡單紀念。此處，我們是從聖經的意義來談「紀念」，是一種使事件本身再次實現的紀念。這是紀念，也是臨在。這奇蹟的秘密就在於天主聖神的行動，當司祭覆手於餅、酒這二樣禮品上時，說：「我們懇求祢派遣聖神，聖化這些禮品，使成爲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所以，不僅是司鐸追憶基督的苦難、死亡及復活的事件；也是天主聖神使這事件藉著司祭

的職務再次實現在祭台上。司鐸真正以基督位格行動。基督在十字架的祭台上所完成的及預先在晚餐廳所建立的聖事，現在藉著聖神的德能，司鐸使之重新臨現。在這一時刻，司鐸好似被聖神的德能所籠罩，而他所說的話與基督在最後晚餐時所說的話，具有同等的功效。

## 信德的奧蹟

在彌撒中，成聖體後，司鐸說道：信德的奧蹟！這顯然指的是聖體。然而，這也與鐸職有關。因為，沒有鐸職就沒有聖體；正如沒有聖體也就沒有鐸職。不只是司鐸的司祭職與聖體緊密相連，而且所有接受過洗禮的人的一般司祭職，也是植根於此奧蹟中的。對司鐸的話，信友們回答：「基督，我們每次吃這餅，飲這杯，就是

傳報祢的聖死，期待祢光榮地來臨。」正如梵二大公會議提醒我們的，基督徒藉著分享感恩祭，成為這位被釘與復活的基督的見證人；他們奉獻自己，活出領洗時所領受的基督的三重使命——司祭、先知和君王。

司鐸，「天主奧秘」的管理者，是為信友的一般司祭職而服務的。藉宣講天主聖言，舉行聖事，特別是聖體聖事，他使所有的天主子民更意識到他們分享了基督的司祭職，他同時鼓勵他們更完全地活出這司祭職。在祝聖後，當司鐸說信德的奧蹟這句話時，所有的人都被邀請來深思這與基督的奧蹟、聖體及司祭職有關的宣告所蘊涵的豐富的存在性意義。

難道司鐸聖召最深的動機不在此嗎？雖然這動機在晉鐸的時刻就已經完全顯現，但司鐸還得在其一生中使它內在化、深度化。只有這樣，司鐸才能深刻地發現那託付給他的寶藏。晉鐸五十年後的

今天，我能說，在信德的奧蹟這句話中，我日益發現我們自己的聖召的意義。那裡有一份禮物，那裡也就要有一份相稱的回報，而這份禮物是鐸職。這禮物不斷在給！真是一份美妙的禮物。禮物如此美妙，以致人絕不能說，他已完全回應。它既是一份禮物，也是一個任務，永遠如此！如果我們要完全活出我們的鐸職，意識到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 基督，司祭及犧牲

在克拉科夫的修院，慣常誦唸一篇禱文，尤其是在晉鐸前夕；這禱文中有關基督司祭品位的真理，一直非常有力地震撼著我。我所說的便是向身爲司祭和犧牲的耶穌基督我等主禱文。這禱文引我進入何等的深思中！在每一感恩禮中，十字架上的祭獻再次臨現；



基督藉此祭獻，奉獻自己救贖世界。禱文的諸多懇求使人記起此奧蹟的多面性。這些懇求與聖經中豐富的象徵性圖像交織在一起，進入我心。當我重複唸這禱文時，是以拉丁文唸；那是我修生時代及後來的歲月中經常用來唸經的語言。

耶穌，司祭及犧牲……

耶穌，按照默基瑟德品位的永遠司祭……

耶穌，由人間所選拔的大司祭……

耶穌，為人類所建立的大司祭……

耶穌，來日幸福的大司祭……

耶穌，誠信及慈悲的大司祭……

耶穌，愛我們並用祢的血洗滌我們諸罪的大司祭……

耶穌，將祢自己作為禮品和犧牲而交給天主的大司祭……

耶穌，神聖及無玷的祭品……

耶穌，我們賴以敢於走近天主的祭品……

耶穌，活至世世代代的祭品……

\*全篇禱文參見附錄

這些話蘊藏了多麼豐富的神學寶藏啊！它們深深植根於聖經，特別是希伯來書。這只要重讀下面一段，就可得到證明：「基督一到，就作了未來鴻恩的大司祭……不是帶著公山羊和牛犢的血，而是帶著自己的血，一次而為永遠進入了天上的聖殿，獲得了永遠的救贖。假如公山羊和牛犢的血……灑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可淨化他們得到肉身的潔淨，何況基督的血呢？祂藉著永生的神，已把自己毫無瑕疵地奉獻給天主，他的血豈不更能潔淨我們的良心，除去死亡的行爲，好去侍奉生活的天主？」（希九11—14）。基督是

司祭，因為祂是世界的救贖者。所有司鐸的鐸職都是救贖奧秘的一部分。這個有關救贖和救贖者的真理，一直是我意識的重心，它陪伴我走過這些歲月，它滲透在我所有的牧靈經驗中，它不斷向我揭示新的內涵。

在這五十年的司鐸生活中，我領悟到，救贖——為罪惡所應付出的代價——讓我們有一個新發現，就是整個受造秩序的「新創造」：重新發現人是一位格，人被天主創造為男性及女性；也重新發現有關人的所有工作、文化、文明的深層真理，有關其所有成就及創造能力的深層真理。

在當選教宗後，我心靈的第一個衝動就是轉向基督救贖主。《人類救主》通諭就是這樣誕生的。回顧這一切，我更清晰地看到這道通諭的訊息與人藉著分享基督的司祭職而銘刻於心中的一切有多麼緊密的關連。

九



175 1596

瓦維爾主教座堂聖塔尼斯勞祭壇

克拉科夫

## 作今天的司鐸

五十年的神職生活並不算短。在這半個世紀的歷史中，發生了多少事情啊！一些新的問題，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挑戰，展現在歷史舞台上。面對這一切，人們不禁自問：在這變化迅速的時代，在這正跨向第三千年的時候，作為今天的司鐸意謂著什麼？

毋庸置疑，司鐸與整個教會都在時代中行進。司鐸需要對歷史的進展，持有一種不但會留意、關懷，而且也會批判並有所警覺的

心態。梵二大公會議已指出，如何可能，也必要，在對天主的聖言和聖傳完全忠信的基礎上，進行真正的革新。但是，除牧職的必要革新之外，我確信，司鐸不應害怕自己是「過時的」，因為司鐸人性的「今天」是蘊含在救主基督的「今天」之中的。各時代的每位司鐸的最大任務，就是在〈希伯來書〉所提及的基督的「今天」之中，日復一日地發現其司鐸的「今天」。基督的「今天」，沈浸在全部的歷史中，在世界的過去和將來中，在每個人、每位司鐸的過去和將來中。「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希十三·8）。因此，如果我們將人的、和司鐸的「今天」沈浸在基督的「今天」之中，那就不會有過時、屬於「昨天」的危險。基督適於任何時代。祂的天主性、人性、司鐸性的「今天」，能從根本解決「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與「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之間的一切矛盾。



## 人類深切的期望

如果分析當代人對司鐸的期望，我們會發現，追究到底他們只有一個最大的期望，就是：渴望基督。關於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服務，他們大可向其他人要求，而他們向司鐸要求的僅是基督！他們有權從司鐸那裡領受基督，尤其是透過聖言的宣講。梵二大公會議教導說：「司鐸們，其首要任務就是向萬民宣講天主的福音」（〈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4）但宣講的目的是使人與基督相遇，特別是在聖體奧蹟，即是在教會和司鐸生命的核心與基督相會。對於基督聖體，司鐸有一種奧妙、令人敬畏的職權。因為這權力，司鐸成爲救恩最大寶藏的管理人，因爲他將救主本人送給人。舉行彌撒聖祭，是每位司祭最崇高、最神聖的職責。對我來說，從晉鐸以來，彌撒聖祭不但是我最神聖的職責，更是我靈魂深處的需要。

## 天主仁慈的施行人

作為和好聖事的管理者，司鐸履行基督復活後向宗徒們傳授的職權：「你們領受聖神吧！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你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若二十22—23）。司鐸是天主仁慈的見證及工具！在他的生活中，聽告解的服務是何等重要啊！正是在告解亭中，司鐸的精神父性得以最完備地實現。也正是在和好聖事中，司鐸成爲一些偉大奇蹟——天主的仁慈施展在接受悔改恩寵者的靈魂上——的證人。但是，在爲其弟兄姊妹們進行和好服務的同時，司鐸有必要定期領受和好聖事及靈修指導，使自己也體驗天主的這份仁慈。

司鐸是天主奧蹟的管理者，是世上無形界的特殊證人，實際上，司鐸就是那些屬於精神與超自然領域的無價的、無形的寶藏的管理

人。

## 與天主交往的人

司鐸，這類寶藏的管理人，與天主的神聖性常有特別的交往。

「聖，聖，聖，萬有的天主！祢的光榮充滿天地。」崇高的天主就是崇高的神聖性，藉司祭職，人被提升到這神聖境界，以某種方式達到依撒意亞先知曾被擢升的高度。先知的這一神視迴響在感恩祭中：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祢的光榮充滿天地。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同時，司鐸每一天持續不斷地體驗到天主的神聖性降到人間：奉上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耶路撒冷的百姓正是以這些話歡迎來到該城，為救贖世界而自作犧牲的基督。那在「世界之外」的超性

的神聖性，因著基督轉化為「世界之內」的神聖性，成為巴斯卦奧蹟的神聖性。

## 被召成聖

經常與天主的神聖性交往，司鐸本身也應成為神聖的。他的職務要他認真地選擇按照徹底的福音勸諭而生活。這便意謂，他有一獨特需要，需要活出福音勸諭的貞潔、神貧及服從的精神。在此，我們便能理解獨身的特殊益處。在他的生活中特別需要祈禱，祈禱源自天主的神聖性，同時也是我們對這神聖性的回應。我曾寫過：「祈禱創造司鐸，而司鐸則透過祈禱成為司鐸」。是的，司鐸首先應是一個祈禱的人，我確信，花時間與天主個別交往，永遠是最好的投資，因為除了對他本人之外，對他的牧職工作也很有益處。

如果說梵二大公會議所論及的是對於神聖性的普世召叫，那麼，司鐸需要談論的便是對於神聖性的特別召叫。基督需要有聖德的司鐸！今日的世界要求有聖德的司鐸！在一個不斷世俗化的世界中，只有一個有聖德的司鐸才能成為基督及福音的明顯見證。只有這樣，司鐸才能成為人們的嚮導及神聖性的導師。能夠擔當嚮導和導師的司鐸，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見證。

## 照顧人靈

多年的經驗及許多不同的情況，證實了我的一個信念，就是只有從司祭職的神聖性層面，才能產生牧靈的成效，才能「照顧人靈」。牧靈事業成功的真實秘密不在於物質媒介，也不在於「富有的財力」。牧靈努力的持久果實蘊藏在司鐸的神聖性之中，這是一

切的根本！當然，司鐸們的培育、學習、進修是不可或缺的，足夠的準備可使他們具備應付危急和確定牧靈優先任務的能力。然而，可以說，這個優先任務取決於周圍的環境；在主教的授權下，並遵從普世教會的指導，每位司鐸都蒙召來明認這個任務並加以踐行。在我的生活中，我是在平信徒的傳教工作，特別是在家庭牧靈中認識到這些優先；在這領域中，平信徒本身給了我很多幫助，諸如關懷青年，與科學和文化界進行認真的對話。這一切曾反映在我的學術及文學活動中。《愛與責任》（*Love and Responsibility*）一書的初稿，以及另外一篇題為《首飾店》（*The Jeweler's Shop*），副標題為〈對婚姻聖事的沉思〉的文學作品就是這樣誕生的。

今天，一個不可逃避的首要任務，就是優先關注那些貧窮的人、被社會拋棄的人，以及處境悲慘的移民。對他們，司鐸應該成爲真正的「父親」。現代科技爲我們所提供的物質資源固然是不可少的，

但是，成功的秘密總是蘊藏在司鐸的聖德生活中。這生活表現在祈禱、默想、犧牲精神和傳教的熱忱中。每當我回憶起，作為司鐸和主教從事牧靈工作的那些歲月，我愈來愈確信，這是多麼真實、多麼重要。

## 天主聖言的人

我已說過，要成為基督團體的真實嚮導，作稱職的天主奧蹟的管理人，要求司鐸也是天主聖言的人，是一位慷慨不倦的傳播福音者。今天，面對眾多的「福音新傳」(new evangelization)的工作，人們更能清楚看到傳播福音的緊迫性。

在多年擔任宣講天主聖言的職務後，特別是就任教宗以來，宣講聖言的職務帶我到世界各地朝聖，這使我不能不進一步思考司鐸

生活的這一層面。這是個要求嚴格的層面，因為，當今人們期待於司鐸的，首先是「生活的」聖言，然後才是「宣講的」聖言。司鐸應「活出天主的聖言」。同時，也要努力從事知識上的準備，好能深刻理解天主聖言，並能有效地宣講它。在我們這個時代，生活的各領域都以高度專業化為特徵，智識的培育是何其重要啊！這培育使司鐸有能力與當代思想進行一場認真和有建設性的交談。人文、哲學的學習，以及神學的知識，是達到智能培育的道路，這培育應在一生中不斷進行。為使這培育踏實，學習應伴以祈禱、默想，並懇求聖神的恩寵，求聖神賜予：上智、明達、聰敏、超見、孝愛、剛毅、敬畏上主之恩。聖多瑪斯、亞奎那解說，藉著聖神的恩賜，人的整個靈性存在會對天主的光——不僅是知識的光，而且也包括愛的默感——變得靈敏。從年輕起，我就祈求天主聖神的恩賜，直到如今。



## 學術研究

誠然，聖多瑪斯也教導，「灌入的知識」是聖神特別干頂的結果，但這並不解除我們求知的責任。

至於我本人，前面已經說過，晉鐸後就立即被送到羅馬進修。後來，按照我的總主教的意願，我應在克拉科夫神學院和魯柏林（Lublin）天主教大學任倫理學教授一職。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成果是，以聖十字若望為題，獲得博士學位；然後，以一篇有關馬克斯·謝勒（Max Scheler）的論文，得到在大學中授課的資格。這篇論文寫的是，謝勒的倫理體系中的現象學類型，對倫理神學的發展的貢獻。這項研究工作讓我獲益良多。就這樣，我以前所接受的亞里斯多德——多瑪斯思想的培育（*Aristotelian-Thomistic formation*）得到現象學的方法的滋養，使我有能力在這個領域中，進行許多創

造性的研究。在此，我特別想到的是《人與行爲》（*The Acting Person*）這本書。就是以這種方式，我投入了哲學的位格主義（*Philosophical Personalism*）這個當代潮流，而我的這些研究產生了豐碩的牧靈成果。在我的牧靈訪問中，我經常會在與個人或信友團體的接觸中發現，這些研究中的許多成熟的思考對我幫助甚大。我在位格主義的文化向度上所接受的培育，使我對每一個人的獨特位格有更深的體認。我認爲這體認對每位司鐸都是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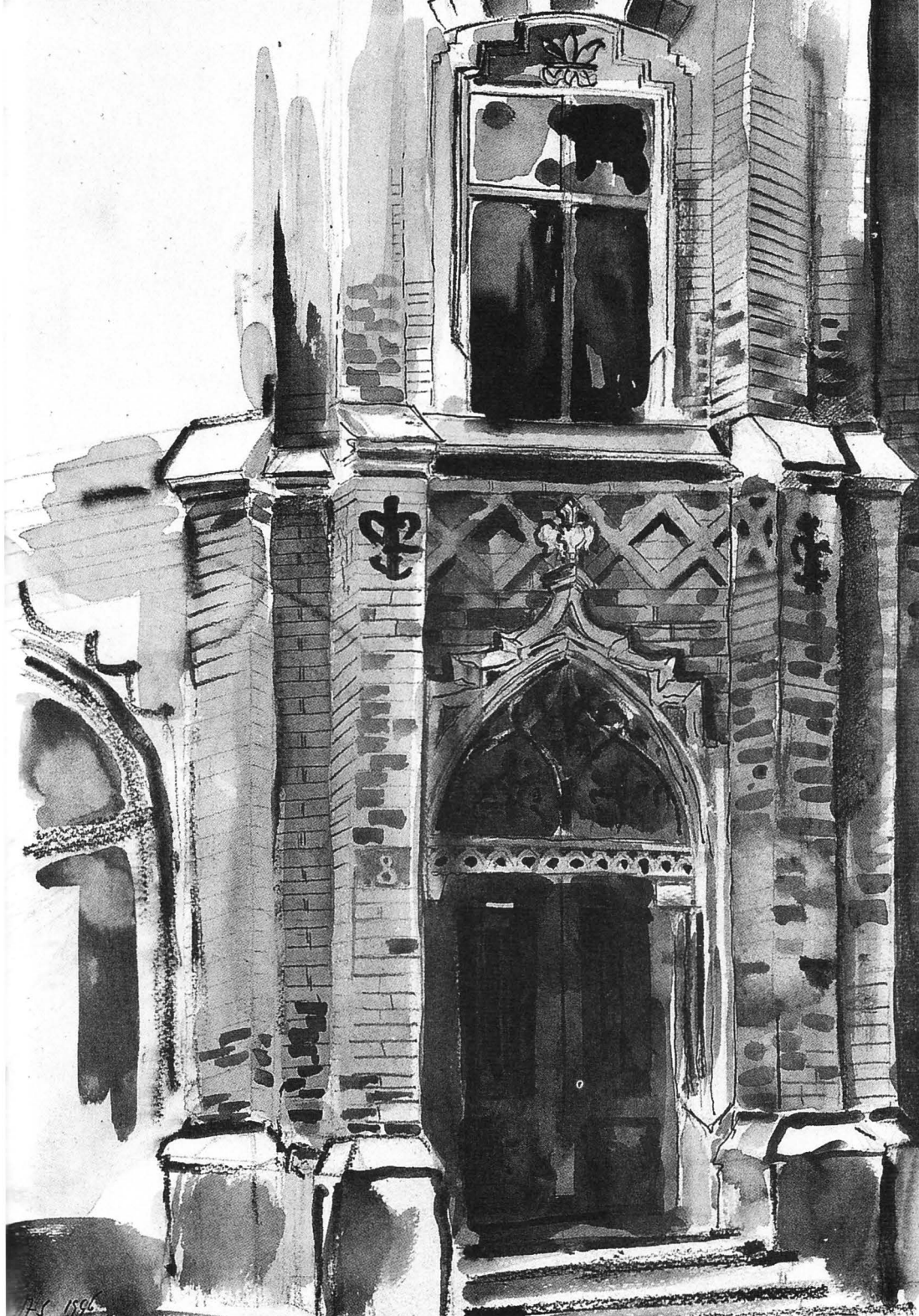
## 與當代思想對話

與自然科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以及歷史學家的聚會和討論，使我學會了珍惜這些不同類別的學科——包括科學上的學問——的重要性；它們也具有從不同角度抵達真理的能力。真理的光輝

必須不斷陪伴人們，讓人們互相接觸、交流、互相致富。我把定期進行跨學科聚會的這個傳統從克拉科夫帶到了羅馬，這些聚會每年夏季在崗道爾夫堡（Castel Gandolfo）正常舉行。我盡力忠於這個好習慣。

「司祭的唇舌應保衛知識……」（參閱拉二7）。我願意提及這句出自先知瑪拉基亞，並被收入向身爲司祭和犧牲的耶穌基督我等主禱文中的話，因爲，對於蒙召成爲聖言管理者的人，這句話有一種綱領性的價值。他必須永遠是一個有知識的人，並應將這一名稱昇華至最高、最具宗教的意義。他應該擁有並傳遞有關「天主的知識」，這知識不只是教理上的真理寶藏，也是一個對奧秘的個人的、生活的經驗，即若望福音在大司祭的祈禱中所提及的：「永生就是：認識祢，唯一的真天主，和祢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若十七3）。

+



1896

總  
主  
教  
府  
大  
門

克  
拉  
科  
夫

## 致鐸界的弟兄們

在結束關於我的司鐸聖召的見證前，我願對所有擔任司祭職的弟兄們講幾句話，對！是向所有的，沒有任何例外。我引用（聖伯鐸後書）的話：「弟兄們，你們更要盡心竭力，使你們的蒙召和被選，賴善行而堅定不移；倘若你們這樣作，決不會跌倒。」（伯後一 10）。愛你們的司祭職吧！你們要忠信到底！在它內發現那天國的寶藏，爲了這寶藏，賣掉所有的一切，也是值得的（參閱瑪十三

44)。

我特別把這話轉達給你們當中的那些正經歷聖召的困難，甚至危機期的弟兄們。願我本人的見證——一位司鐸及羅馬的主教在晉鐸五十年金慶所作的見證——能幫助你們喚回忠信。我寫下這些話語時，心中想著你們每個人，並在祈禱中擁抱你們每個人。

## 眼中瞳人

我也想到許多正在為司祭職作準備的年輕修生們。一位主教多次會把他的心神轉向修道院！那是他關懷及操心的第一對象。我們有這樣一種說法：修院是「主教眼中的瞳仁」。人會盡力保護自己的眼睛，因為眼睛讓人能看見。我們可以說，主教是透過修院來看教會，因為教會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司鐸的聖召的。天主賞



賜眾多及有聖德的司鐸聖召，會使主教充滿信心看向他使命的未來。

我是本著多年當主教的经验講這番話的。晉鐸後十二年，我成爲主教；而在這五十年的神職生活中，有大部分時間我是在爲聖召操心忙碌的。當天主賜給教會聖召時，主教的喜樂是多麼大啊！相反地，聖召的缺乏則讓主教憂慮、關懷不已。主耶穌把這種關懷比作那個收割的人：「莊稼固多，工人卻少，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他的莊稼。」（瑪九37）。

## 感謝天主

在晉鐸五十年金慶之際，我不能在未向莊稼的主人表達我最深切的感謝前，就結束我的省思；我要爲聖召的恩賜而感謝天主，爲司祭職的恩寵感謝天主，爲全世界的司鐸聖召而感謝天主。我與所

有的主教作此感謝，他們和我一起分擔對聖召的關懷，而當聖召數目加增時，他們也和我一起喜樂。感謝天主，教會內的某些司鐸聖召的危機正在慢慢地被克服。每一位新司鐸都蒙受特殊祝福：「奉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實際上，是基督自己來到了每位司鐸的身上。如果聖西伯利央（*St. Cyprian*）說：「基督徒是另一位基督」，那麼，更有理由說：「司鐸是另一位基督」。

願天主使司鐸們滿懷感激地意識到他們所領受的是何等恩賜，也願祂喚起眾多青年，使他們對祂的召叫能靈敏、慷慨地回答，並爲了福音而完全奉獻自己。他們將在我們這個如此缺乏方向和希望的時代中，帶領人們前進。他們將悅樂基督的團體，使其能信心百倍地面對即將到來的第三十年代的挑戰。

我將這見證作爲子女的獻禮，敬請童貞瑪利亞接納，以光榮天主聖三。願聖母使它在我的司鐸弟兄們心中，也在許多教會兒女們

的心中結出豐碩的果實。對於那許許多多經常傾聽我的話並且和我坦誠對談的人，雖然他們的信仰和我們不同，願聖母也使我的證詞有如一粒友愛的種子，播在他們之中。

# 附錄

向身為司祭和犧牲的耶穌基督我等主禱文

上主，求祢垂憐我們

基督，求祢垂憐我們

上主，求祢垂憐我們

基督，求祢俯聽我們

基督，求祢垂允我們

在天天主父者

上主，求祢垂憐我們

基督，求祢垂憐我們

上主，求祢垂憐我們

基督，求祢俯聽我們

基督，求祢垂允我們

求祢垂憐我們

贖世天主子者

聖神天主者

三位一體天主者

耶穌，司祭及犧牲

耶穌，按照默基瑟德品位的永遠司祭

耶穌，天主所派遣向窮人福傳的司祭

耶穌，在最後晚餐建立永恆祭獻的司祭

耶穌，永遠活著為我們轉求的司祭

耶穌，聖父以聖神及德能予以傅油的大司祭

耶穌，由人間所選拔的大司祭

耶穌，為人類所建立的大司祭

耶穌，我們宣信的大司祭

耶穌，超越梅瑟光榮的大司祭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求祿垂憐我們

耶穌，真實會幕的大司祭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來日幸福的大司祭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神聖、無罪及無玷的大司祭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誠信及慈悲的大司祭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因熱衷於天主及人靈而燃燒的大司祭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永遠完美無缺的大司祭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藉自己的血進入高天的大司祭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為我們開闢新路的大司祭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愛我們並用祢的血洗滌我們諸罪的大司祭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將祢自己作為禮品和犧牲而交給

求祢垂憐我們

天主的大司祭

耶穌，天主和人類的祭品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神聖及無玷的祭品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平息憤怒的祭品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平靜柔和的祭品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贖罪及讚頌的祭品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和好及平安的祭品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我們賴以敢於走近天主的祭品

求祢垂憐我們

耶穌，活至世世代代的祭品

求祢垂憐我們

請寬大為懷

耶穌，求祢寬恕我們

請寬大為懷

耶穌，求祢垂聽我們

從冒然進入神職界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從褻聖的罪過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從放縱的精神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從卑鄙的利潤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從一切神職買賣的污點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從對教會財產不當的管理

從愛世界及其虛榮

從對祢的各種奧蹟不當的慶祝

因祢永遠的司祭職位

因天主父任命祢為司祭的神聖傅油

因祢的司鐸精神

因祢在世榮耀祢父的職務

因祢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的自我流血祭獻

因祢每天在祭台上重現的同一祭獻

因祢在祢司鐸們身上無形地施展的神權

求祢在聖教會中保持普遍的鐸品

求祢為祢的子民準備合祢心意的牧者

求祢以祢鐸職的精神充滿他們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耶穌，求祢拯救我們

求祢俯聽我們

求祢俯聽我們

求祢俯聽我們

讓司鐸們的唇舌熟習講道

求祢爲祢的莊稼派遣忠誠的工人

求祢增多祢諸奧蹟的忠誠分施人

求祢賜與他們在祢聖意中恆心效勞

求祢恩賜他們在盡職時溫和，

在工作時靈活，在祈禱中恆心

求祢藉他們處處推行至聖聖體的敬禮

求祢將會善盡職責的亡者接納進入祢的喜樂中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司祭耶穌

司祭耶穌

求祢俯聽我們

求祢俯聽我們

求祢俯聽我們

求祢俯聽我們

求祢俯聽我們

求祢俯聽我們

求祢俯聽我們

求祢寬恕我們

求祢俯聽我們

求祢垂憐我們

請垂聽我們

請垂允我們

請大家祈禱

天主，祢是祢教會的聖化者及守護者，求祢在它內，藉祢的聖神，激發諸神聖奧蹟稱職而忠信的分施者，使基督徒子民，由於他們的職務和善表，在祢的護祐下，邁向救恩的道路。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天主，祢命令行使聖職並齋戒的門徒們，分離出掃祿和巴爾納伯，從事祢提拔他們去做的工作，現在求祢助祐祈禱中的教會，祢既認識眾人的心，請指示祢所揀選從事聖職的人。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Litanie di Nostro Signore Gesù Cristo  
Sacerdote e Vittima*

Kyrie, eleison	<i>Kyrie, eleison</i>
Christe, eleison	<i>Christe, eleison</i>
Kyrie, eleison	<i>Kyrie, eleison</i>
Christe, audi nos	<i>Christe, audi nos</i>
Christe, exaudi nos	<i>Christe, exaudi nos</i>
Pater de cælis, Deus,	<i>miserere nobis</i>
Fili, Redemptor mundi, Deus,	<i>miserere nobis</i>
Spiritus Sancte, Deus,	<i>miserere nobis</i>
Sancta Trinitas, unus Deus,	<i>miserere nobis</i>
Iesu, Sacerdos et Victima,	<i>miserere nobis</i>
Iesu, Sacerdos in æternum secundum ordinem Melchisedech,	<i>miserere nobis</i>
Iesu, Sacerdos quem misit Deus evangelizare pauperibus,	<i>miserere nobis</i>
Iesu, Sacerdos qui in novissima cena formam sacrificii perennis instituisti,	<i>miserere nobis</i>
Iesu, Sacerdos semper vivens ad interpellandum pro nobis,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quem Pater unxit Spiritu Sancto et virtute,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ex hominibus assumpte,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pro hominibus constitute,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confessionis nostræ,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amplioris præ Moysi gloriæ,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tabernaculi veri,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futurorum bonorum,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sancte, innocens et impollute,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fidelis et misericors,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Dei et animarum zelo succense,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in æternum perfecte,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qui per proprium sanguinem cælos penetrasti,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qui nobis viam novam initiasti,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qui dilexisti nos et lavisti nos a peccatis in sanguine tuo,	<i>miserere nobis</i>
Iesu, Pontifex qui tradidisti temetipsum Deo oblationem et hostiam,	<i>miserere nobis</i>
Iesu, Hostia Dei et hominum,	<i>miserere nobis</i>
Iesu, Hostia sancta et immaculata,	<i>miserere nobis</i>
Iesu, Hostia placabilis,	<i>miserere nobis</i>
Iesu, Hostia pacifica,	<i>miserere nobis</i>
Iesu, Hostia propitiationis et laudis,	<i>miserere nobis</i>
Iesu, Hostia reconciliationis et pacis,	<i>miserere nobis</i>
Iesu, Hostia in qua habemus fiduciam et accessum ad Deum,	<i>miserere nobis</i>
Iesu, Hostia vivens in sæcula sæculorum,	<i>miserere nobis</i>
Propitius esto!	<i>parce nobis, Iesu</i>
Propitius esto!	<i>exaudi nos, Iesu</i>
A temerario in clerum ingressu,	<i>libera nos, Iesu</i>
A peccato sacrilegii,	<i>libera nos, Iesu</i>
A spiritu incontinentiæ,	<i>libera nos, Iesu</i>
A turpi quæstu,	<i>libera nos, Iesu</i>

Ab omni simoniæ labe, *libera nos, Iesu*  
Ab indigna opum ecclesiasticarum  
dispensatione, *libera nos, Iesu*  
Ab amore mundi eiusque vanitatum, *libera nos, Iesu*  
Ab indigna Mysteriorum tuorum  
celebratione, *libera nos, Iesu*  
Per æternum sacerdotium tuum, *libera nos, Iesu*  
Per sanctam unctionem, qua a Deo Patre  
in sacerdotem constitutus es, *libera nos, Iesu*  
Per sacerdotalem spiritum tuum, *libera nos, Iesu*  
Per ministerium illud, quo Patrem tuum  
super terram clarificasti, *libera nos, Iesu*  
Per cruentam tui ipsius immolationem  
semel in cruce factam, *libera nos, Iesu*  
Per illud idem sacrificium  
in altari quotidie renovatum, *libera nos, Iesu*  
Per divinam illam potestatem, quam in  
sacerdotibus tuis invisibiliter exerces, *libera nos, Iesu*  
Ut universum ordinem sacer-  
dotalem in sancta religione  
conservare digneris, *Te rogamus, audi nos*  
Ut pastores secundum cor  
tuum populo tuo providere  
digneris, *Te rogamus, audi nos*  
Ut illos spiritus sacerdotii tui  
implere digneris, *Te rogamus, audi nos*  
Ut labia sacerdotum scientiam  
custodiant, *Te rogamus, audi nos*  
Ut in messem tuam operarios  
fideles mittere digneris, *Te rogamus, audi nos*  
Ut fideles mysteriorum tuorum  
dispensatores multiplicare di-  
gneris, *Te rogamus, audi nos*

Ut eis perseverantem in tua voluntate famulatum tribuere digneris,	<i>Te rogamus, audi nos</i>
Ut eis in ministerio mansuetu- dinem, in actione sollertiam et in oratione constantiam concedere digneris,	<i>Te rogamus, audi nos</i>
Ut per eos sanctissimi Sacra- menti cultum ubique promo- vere digneris,	<i>Te rogamus, audi nos</i>
Ut qui tibi bene ministrave- runt, in gaudium tuum su- scipere digneris,	<i>Te rogamus, audi nos</i>
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i>parce nobis, Domine</i>
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i>exaudi nos, Domine</i>
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i>miserere nobis, Domine</i>
Iesu, Sacerdos,	<i>audi nos</i>
Iesu, Sacerdos,	<i>exaudi nos</i>

OREMUS

Ecclesiæ tuæ, Deus, sanctificator et custos, suscita in ea per Spiritum tuum idoneos et fideles sanctorum mysteriorum dispensatores, ut eorum ministerio et exemplo christiana plebs in viam salutis te protegente dirigatur.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 Amen.

Deus, qui ministrantibus et ieiunantibus discipulis segregari iussisti Saulum et Barnabam in opus ad quod assumpseras eos, adesto nunc Ecclesiæ tuæ oranti, et tu, qui omnium corda nosti, ostende quos elegeris in ministerium.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

Ame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禮物與奧蹟 / 若望保祿二世 (Giovanni Paolo II) 著；

張希多 譯；Stanislaw Sobolewski 繪圖

—初版— 臺北市：光啓文化，1997〔民86〕

面；公分

譯自：Dono E Mistero : Nel 50° Del Mio Sacerdozio

ISBN 978-957-546-299-4 (平裝)

I.天主教—信仰

244.9

86002827

## 禮物與奧蹟

1997年4月初版

2009年8月初版三刷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若望保祿二世 (Giovanni Paolo II)

譯者：張希多

繪圖：Stanislaw Sobolewski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2367-3627

定價：200元



## 修道生活、教友使徒工作

20127	修會的三願與團體生活	張春申 著
20129	雷思小品集	雷思 著
20130	告訴我，我是誰	慕洮、馮剛 合著 之文 譯
20131	禮物與奧蹟	若望保祿二世著，張希多譯
20132	慈恩——四十年坎坷晉鐸路	雷思 著
20133	挑戰與希望——訪耶穌會柯文博總會長	黃美基 譯
20134	心火熊熊 ——瑪利諾修女們的故事	樂培霓 著，劉嘉玲 譯
20231	本地化——談福音與文化	鐘鳴旦 著，陳寬薇 譯
20232	做基督徒 上冊	漢斯昆 著，楊德友 譯
20233	做基督徒 下冊	漢斯昆 著，楊德友 譯
20234	基督的夥伴 ——教會服務的領導與合作	白大誠、尹瑋玲 合著 魏欽一 譯
20235	信仰團體 ——打造今日的基督徒團體	白大誠、尹瑋玲 合著 譚壁輝 譯
20236	聖艾智德團體——世界與和平	安德肋·黎嘉迪 著 依瓊 譯
20237	新靈修團體體驗之旅	區紀復 著
20238	信仰的寶藏 ——天主教的傳承與教導	亞蘭·施勒克 著 劉德松 譯

## 一分鐘的觀心系列叢書

### 20673 弦外之音

戴邁樂著，周佩玉譯

作者以充滿禪機的實例與對談，將蘊含於日常生活中的奧理烘托出來，逸趣橫生，耐人尋味。

### 20687 慧眼禪心

戴邁樂著，若水譯

在吉光片羽的段落篇章中，將生命智慧具現於一位超乎教派學說的大師身上，道出對人生的觀照與感悟。

### 205167 聽蛙

戴邁樂著，沈錦惠譯

以發生於各宗教、文化、國度的趣事，反映出追求心靈自由時可能遭受的陷阱及束縛，以及當下解脫後的平寧與安暢。

### 206146 觀蛙

戴邁樂著，陳寬薇譯

本書助人悟得真與愛，從自我、權威和誤導的教育中獲得解脫。

### 205178 吟蛙

戴邁樂著，陳寬薇譯

有靈修、人性、交往、服務、啟迪五單元，作者一本談諧自在的風格，寫出由讀者體悟的小故事。

### 206122 胡扯？頓悟！

戴邁樂著，鄭重熙譯

本書是戴邁樂生前最後一本逸趣橫生、啟人思考、助人反省的大師故事集，直指人心的效果，可收醍醐灌頂的智慧。

## 人生小品

- |        |       |           |
|--------|-------|-----------|
| 20626  | 微笑的天使 | 周增祥譯輯     |
| 20698  | 人人都性格 | 沈錦惠著      |
| 20699  | 洋葱與繡球 | 偉杉著       |
| 206102 | 清流濯纓  | 成文編輯      |
| 206105 | 一粒種子  | 張淑暉編譯     |
| 206109 | 人間遺珠  | 雷佩提著，易利利譯 |
| 206110 | 涉江采芙蓉 | 若水、錦惠合著   |
| 40180  | 靜對滿天星 | 陳亞南著      |

## 基本訂戶新辦法

爲了滿足讀者們不同的需求，基本訂戶有了新的辦法讓您選擇：A.全面訂閱光啓新書；B.僅訂閱神學類的新書；C.只選擇神學類以外的新書，如靈修、人物傳記、心靈小品等等。光啓文化每月固定有新書出版，國內訂戶只要預付新台幣二千元，國外訂戶預付美金一百五十元，我們會逐月扣款，當餘額不足時再主動通知您，您不但不需要每月跑郵局，更不必爲繳送帳款而煩惱，「人在家中坐」，卻可以享受「書從光啓來」的方便！

列印下列表格填妥後傳真至光啓文化，我們將有專人爲您服務！再次謝謝您的支持！

### 基本訂戶資料

編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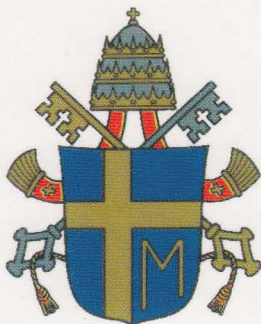
年 月 日

#### 基本訂戶辦法：

1. 國內預付 NT\$2,000 元，國外預付 US\$150 (含外幣匯兌手續費及運費) 逐月扣款寄書。
2. 基本訂戶有三種選擇，請勾選：  
 (A) 全面訂閱每月出版的新書，一年約二十餘本  
 (B) 只訂閱每月出版神學類的新書，一年約十餘本  
 (C) 只訂閱每月出版非神學類的新書，一年約十餘本
3. 基本訂戶享有的優惠：  
訂戶 A 享有光啓文化出版之新書及所有本版書籍七五折優惠 (不含特價品)  
訂戶 B、C 享有光啓文化出版之新書及所有本版書籍八折優惠 (不含特價品)
4. 團體訂閱請留團體名稱及負責人大名

姓名 (註明團體或個人)		性別	<input type="checkbox"/> 男 <input type="checkbox"/> 女	年齡	
聯絡電話					
寄書地址					
付款方式	<input type="checkbox"/> 劃撥付款 \$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信用卡預付 \$_____ <input type="checkbox"/> 其他				
劃撥帳號：0768999-1 (戶名：光啓文化事業)					

洽詢電話：02-2740 2022 ext.523~525，傳真：02-2740 1314



**戰**爭的爆發使我遠離了學業和大學。在那期間我失去了父親，他是我身邊最後的一位近親。客觀而言，所有這一切使得我愈來愈遠離原先的計畫；就某方面而言，我的人性有如被人從它所成長的土地上連根拔起。

但這並不只是一個消極的過程，實際上，一道前所未有的光開始照亮我的良心；上主願意我成爲一名司鐸。有一天，我非常清淅地體會到這召喚，就如一內在的光照，它帶來另一種召喚的喜悅和確信，這了悟使我的內心充滿了極大的平安。

「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希十三8）

我確信，司鐸不應害怕自己是「過時的」，因爲司鐸人性的「今天」是蘊含在救主基督的「今天」之中的。各時代的每位司鐸的最大任務，就是在《希伯來書》所提及的基督的「今天」之中，日復一日地發現其司鐸的「今天」。基督的「今天」，沈浸在全部的歷史中，在世界的過去和將來之中，在每個人、每位司鐸的過去和將來中。因此，如果我們將人的、司鐸的「今天」沈浸在基督的「今天」之中，那就不會有過時、屬於「昨天」的危險。

——若望保祿二世

ISBN 978-957-546-299-4 \$200



9 789575 462994 00200

光啓書號 201031b

定價 20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